

docst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丁日昌集

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赵春晨 编

丁日昌集 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总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国家批准建议纂修清史之报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组成之领导小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清史编纂工程于焉肇始。

清史之编纂酝酿已久,清亡以后,北洋政府曾聘专家编写《清史稿》,历时十四年成书。识者议其评判不公,记载多误,难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乱不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领导亦多次推动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辍。新世纪之始,国家安定,经济发展,建设成绩辉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进步,学界又倡修史之议,国家采纳众见,决定启动此新世纪标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犹如水之于鱼,空气之于鸟,水涸则鱼逝,气盈则鸟飞。历史科学之辉煌殿堂必须岿然耸立于丰富、确凿、可靠之史料基础上,不能构建于虚无飘渺之中。吾侪于编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献丛刊》、《档案丛刊》,二者广收各种史料,均为清史编纂工程之重要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质量;二为抢救、保护、开发清代之文化资源,继承和弘扬历史文化遗产。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点,可以概括为多、乱、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国素称诗书礼义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栋,尤以清代为盛。盖清代统治较久,文化发达,学士才人,比肩相望,传世之经籍史乘、诸子百家、文字声韵、目录金石、书画艺术、诗文小说,远轶前朝,积贮文献之多,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昔梁元帝聚书十四万卷于江陵,西魏军攻掠,悉燔于火,人谓丧失天下典籍之半数,是五世纪时中国书籍总数尚不甚多。宋代印刷术推广,载籍日众,至清代而浩如烟海,难窥其涯涘矣。《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清代书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种,人议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补编》,增补书一万零四百三十八种,超过原志著录之数。彭国栋亦重修《清史稿艺文志》,著录书一万八千零五十九种。近年王绍曾更求详备,致力十余年,遍览群籍,手抄目验,成《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增补书至五万四千八百八十种,超过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书之全豹。王绍曾先生言:“余等未见书目尚多,即已见之目,因工作粗疏,未尽钩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书籍总

数若干,至今尚未能确知。

清代不仅书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档案留存于世。中国历朝历代档案已丧失殆尽(除近代考古发掘所得甲骨、简牍外),而清朝中枢机关(内阁、军机处)档案,秘藏内廷,尚称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档案,多达二千万件。档案为历史事件发生过程中形成之文件,出之于当事人亲身经历和直接记录,具有较高之真实性、可靠性。大量档案之留存极大地改善了研究条件,俾历史学家得以运用第一手资料追踪往事,了解历史真相。

二曰乱。清代以前之典籍,经历代学者整理、研究,对其数量、类别、版本、流传、收藏、真伪及价值已有大致了解。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大规模清理、甄别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销毁所谓“悖逆”、“违碍”书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时经师大儒,联袂入馆,勤力校理,尽瘁编务。政府亦投入巨资以修明文治,故所获成果甚丰。对收录之三千多种书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种存目书撰写详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内容要旨,述其体例篇章,论其学术是非,叙其版本源流,编成二百卷《四库全书总目》,洵为读书之典要、后学之津梁。乾隆以后,至于清末,文字之狱渐戢,印刷之术益精,故而人竞著述,家娴诗文,各握灵蛇之珠,众怀匡冈之璧,千舸齐发,万木争荣,学风大盛,典籍之积累远迈从前。惟晚清以来,外强侵袭,干戈四起,国家多难,人民离散,未能投入力量对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档案,深藏中秘,更无由一见。故不仅不知存世清代文献档案之总数,即书籍分类如何变通、版本皮藏应否标明,加以部居舛误,界划难清,亥豕鲁鱼,订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尘封,行将渐灭。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与坊间劣本混淆杂陈。我国自有典籍以来,其繁杂混乱未有甚于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献、档案,非常分散,分别度藏于中央与地方各个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教学研究机构与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级之档案言,除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一千万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档案在战争时期流离播迁,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此外,尚有藏于沈阳辽宁省档案馆之圣训、玉牒、满文老档、黑图档等,藏于大连市档案馆之内务府档案,藏于江苏泰州市博物馆之题本、奏折、录副奏折。至于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档案文书,损毁极大,但尚有劫后残余,璞玉浑金,含章蕴秀,数量颇丰,价值亦高。如河北获鹿县档案、吉林省边务档案、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河南巡抚藩司衙门档案、湖南安化县永历帝与吴三桂档案、四川巴县与南部县档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鱼鳞册、徽州契约文书、内蒙古各盟旗蒙文档案、广东粤海关档案、云南省彝文傣文档案、西藏噶厦政府藏文档案等等分别藏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甚至清代两广总督衙门档案(亦称《叶名琛档案》),英法联军时遭抢掠西运,今藏于英国伦敦。

清代流传下之稿本、抄本,数量丰富,因其从未刻印,弥足珍贵,如曾国藩、李鸿章、翁同龢、盛宣怀、张謇、赵凤昌之家藏资料。至于清代之诗文集、尺牍、家谱、日记、笔记、方志、碑刻等品类繁多,数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广州、天津、武汉及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不少贮存。丰城之剑气腾霄,合浦之珠光射目,寻访必有所获。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苏州、常熟两地图书馆、博物馆中,得见所存稿本、抄本之目录,即有数百种之多。

某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已甚稀少,在海外各国反能见到,如太平天国之文书。当年在太平军区域内,为通行之书籍,太平天国失败后,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毁,现在中国,已难见到,而在海外,由于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商人竞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图书馆中保存之

太平天国文书较多。二十世纪内,向达、萧一山、王重民、王庆成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寻觅太平天国文献,收获甚丰。

四曰新。清代为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之过渡阶段,处于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之中,产生一大批内容新颖、形式多样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携来自然科学、艺术和西方宗教知识。乾隆时编《四库全书》,曾收录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利玛窦《乾坤体仪》、熊三拔《泰西水法》、《简平仪说》等书。迄至晚清,中国力图自强,学习西方,翻译各类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书馆、江南制造局译书馆所译声光化电之书,后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纾所译《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等文艺小说。中学西学,摩荡激励,旧学新学,斗妍争胜,知识剧增,推陈出新,晚清典籍多别开生面、石破天惊之论,数千年来所未见,饱学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国传统之知识框架,书籍之内容、形式,超经史子集之范围,越子曰诗云之牢笼,发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出现众多新类目、新体例、新内容。

清朝实现国家之大统一,组成中国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现以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傣文、彝文书写之文书,构成为清代文献之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献、档案更加丰富,更加充实,更加绚丽多彩。

清代之文献、档案为我国珍贵之历史文化遗产,其数量之庞大、品类之多样、涵盖之宽广、内容之丰富在全世界之文献、档案宝库中实属罕见。正因其具有多、乱、散、新之特点,故必须投入巨大之人力、财力进行搜集、整理、出版。吾侪因编纂清史之需,贾其余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装网络,设数据库,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贮存、检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侪汲深绠短,蚁衔蚊负,力薄难任,望洋兴叹,未能做更大规模之工作。观历代文献档案,频遭浩劫,水火兵虫,纷至沓来,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为浩叹。切望后来之政府学人重视保护文献档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续努力,再接再厉,使卷帙长存,瑰宝永驻,中华民族数千年之文献档案得以流传永远,沾溉将来,是所愿也。

序

丁日昌(1823—1882),字雨生(又作禹生),号持静,广东丰顺人。廪贡生出身,早年在粤东为幕客,以募勇解潮州城围被授海南琼州府学训导,后为江西万安、庐陵两地县令,咸丰十一年投入曾国藩幕府,并得李鸿章的赏识,从而得以在仕途上迅速升迁。同治末、光绪初,先后任上海道台、两淮盐运使、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办理秘鲁国换约钦差大臣、福州船政大臣、福建巡抚等官职,所至锐意兴革,颇多建树,一时有“吏治、洋务,冠绝流辈”(李鸿章语)之称誉。晚年辞官返乡,居于广东潮州之揭阳(今广东省揭阳市)。光绪五年朝命加总督衔会办南洋海防、节制沿海水师,因病辞未就。光绪八年正月病逝于家。丁日昌乃清同光年间名臣和洋务运动的中坚人物,曾广泛涉足于洋务、吏治、外交、海防等诸多领域,在晚清历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丁日昌是晚清朝廷中较早提出洋务思想并初步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的官员。早在19世纪50年代后期,他已经开始关注有关西方知识和情况的“奇闻”、“异书”,并且逐步钻研西洋制炮之术,被时人誉为“留心西人秘巧”之士。19世纪60年代前期,他的洋务思想已基本形成。他敏锐地观察到了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追随其后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威胁,认识到中国落后贫弱的现实和中外力量对比上的差距,明确提出要清廷“皇然变计”,“熟思所以自强之策”。他认为,这个自强之策即是“求洋法,习洋器”,即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而欲求洋法、习洋器,又必须打破中国封建社会轻视科技人才的成规,积极培养、选拔“制器之人”,要改革传统的科举制度,“专设一科取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成艺精而才可集”。19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他更是从中国所面临的“水陆交逼、处处环伺”的严峻国际形势出发,频频向清廷发出呼吁,阐述改革应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出进行改革、开展洋务活动的措施与办法。他曾尖锐地写道:“天下大变之乘,方如烈火燎原,毁宫室、毙人畜在须臾之际,而一二老师宿儒,反叱水龙、水机为奇技淫巧,方且斋戒沐浴、磐折俯伏,欲以至诚感格上苍,使之反风而自灭,抑或击里鼓、召胥徒、礼井泉,分长幼,持杯勺以灌沃之,心非不诚,法非不古,而财物之烬于火、人命之毙于火者,已不可救药矣。”“及今而能变,则尚有可通之日;及今而不变更,则再无可变之时。”在具体的洋务活动开展方面,他提出除继续重视近代军事工业和新式海陆军的建设外,还应当大力兴办民用企业,发展能够裕财取利的新式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电讯业、银行业等,以改变外人在华“垄断利权”的不利局面。直至晚年乡居期间和临终前,丁日昌仍念念不忘向清廷进言:“目前东西洋环而窥我,我若加一分整顿,彼即减一分轻藐;我若早一日自强军事,彼即早一日消弭衅端。”“及今而力图实际,尚有可强之时;及今而仍托空言,难有自强之日。”这些言论,体现出了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应变意识。由于丁日昌当时所处地位比较显要,同清廷中枢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大吏都有密切交

往,他的洋务思想颇为时人所重,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

丁日昌也是晚清洋务运动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他不尚空谈,讲究实际,认清形势和方向就踏踏实实地去干。他一生中亲历亲为,办成多项洋务企事业,其中包括主持创设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推动建立中国新式航运业,参与策划和促成中国近代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学习,首倡并规划建立北洋海军,率先在台湾展开大规模的近代化建设活动等。在这些活动中,丁日昌经常是“巨细必亲,锱铢必较”,“诸事不肯假手于人”;而且他精于筹划,每办一事情预先都有周密的计划,考虑到各项细节,故推行起来成功率比较高。由此也使他在当时就获得了洋务“能致其精”的美誉(郭嵩焘语)。

丁日昌一生另一项突出的成就是整顿吏治,安定民生,缓和地方上的社会矛盾。丁日昌出身寒微,早岁长期在州县幕府任事,对民间疾苦和吏治腐败的状况有比较深刻的感受,加之他所生活的时代经历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长期战火的洗礼,使他亲眼目睹了阶级矛盾激化带给封建统治的严重威胁,对“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条古训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因此他自从政之日起,即着力探索“察吏安民”的有效途径,并逐步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吏治思想。他认为吏治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是根本性的要务;主张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提倡为官清廉;主张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以提高官府的办事效率;主张努力减轻人民负担,发展地方经济;主张“变通选法、举法”,在官员选拔任用中注重真才实学,不论资格与出身,扩大人才选拔的范围。丁日昌的这些吏治思想带有强烈的“重民”意识,是对中国传统民本主义思想的继承。它虽然没有突破封建主义政治体制的框架,只是希望在专制政体内进行一些局部性的改革,但是在许多问题上确实切中时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办法和措施,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和实现良好政治的愿望,在当时实具一定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丁日昌也正是在这种吏治思想的驱动之下,展开了他于吏治上的诸多作为。他所到为宦之处,严厉打击贪官污吏,清理词讼,整顿税厘,杜绝中饱,给地方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也在封建官场引起不小的震动。

办理涉外事务也是丁日昌一生活动的重要方面。他在上海、江苏、福建等地为宦以及担任办理秘鲁国换约钦差大臣期间,将很大精力用于办理与外国有关的事务,包括处理教案之类的外中纠纷和代表国家进行外交谈判等。同时他还曾就中国总体外交问题向清廷屡屡建言(如递上《密陈修约章程》等),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较,丁日昌的对外观念比较开明、务实,并且讲究斗争策略。他主张从当时中外之间力量对比存在差距的客观情况出发,来制订中国的外交政策,要力保和局,恪守条约;揆情度理,力与争执;区别对待,利用矛盾;先机而行,掌握主动。按照这样的观念与主张,他在办理涉外事务中折冲樽俎,先后参与解决了潮州英领事入城纠纷、天津教案、秘鲁换约、乌石山教案等中外纠纷事件,成为清廷所倚重的外事能手。当然,丁日昌的这些外交主张和活动,同当时洋务派的其他官员一样,存在一定的妥协性和软弱性。无论是承认、保护中外间业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外国在华的特权,还是为力保和局而不惜作出若干的让步,都表现出一种弱者的姿态。然而应当看到,丁日昌的外交主张和活动又是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斗争性的。因为,首先,这类主张和活动业已冲破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和天朝上国的观念,开始以平等、务实的态度进入近代国际社会,实开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先河;其次,丁日昌所主张的妥协和退让,并非全局和永久性的,而只是局部的、暂时的,不是消极的拱手让人、听人摆布;再次,从丁日昌主观上

讲,是企图以暂时、局部的妥协退让换取中国自强的时机,以求得将来的伸张和胜利,即他自己所说:“今日虽弱,他日可强;今日虽屈,他日可伸。”这样的方针和主张尽管实行起来并不尽如人意,自强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毕竟出自于真诚企求中国独立强盛的愿望,是爱国而非“卖国”。

丁日昌还是当时清朝官员中较早关注华侨、华工问题的人。早在1867年,他在《自强变法条陈》中,就曾提出“设立市舶司,赴各国有华人处所管理华人”,以维系华侨同祖国联系的主张。此后丁日昌进一步了解到外国在华掠夺劳工的情况和华工到国外后所遭受的欺凌,更对华工的悲惨命运深具关切和同情,曾多次呼吁朝廷设法予以保护。1875年,他奉命办理与秘鲁国换约事宜,在谈判中针对秘鲁诱拐、虐待华工的问题据理力争,终获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在秘华工的利益。丁日昌的这些思想主张和行动,反映了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政府中一些有见识的官员新的侨务观念的出现,对于改变清政府以往歧视和摒弃华侨、华工的错误政策,起了推动的作用。

致力台湾的建设,是丁日昌一生中有着特别意义的又一项建树。丁日昌对于台湾在中国海防上的重要性,早已有所认识。他在1868年所草拟的《海洋水师章程六条》中,就曾提出在中国“三洋”海军中,“南洋”海军的基地应当设于台湾,足见其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视。在1875年所上《海防条约》中,丁日昌更提出,应在台湾“泊铁甲船二三号,以固东南枢纽”,还可以利用台湾广阔富饶的土地和资源,屯田开矿,设机器厂、船厂等,经营下去,将来台湾“利窦日开,生聚自可日盛,数十年后竟可另设一省于此”。就任闽抚之后,他对台湾重要性的认识更有提高,并不顾病痛在身,毅然跨海赴台巡察视事。丁日昌在台期间,足迹踏遍全岛南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对台湾的经营和建设进行了悉心筹划,并开始付诸实施。其中包括加强台湾防务建设、架设台湾南北陆路电报线、兴办矿务和垦务、筹建台湾铁路、改善岛内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整顿地方吏治、发展文教事业等等。虽然由于经费困难和顽固守旧派的阻挠,以及丁日昌主管台湾事务的时间甚短等原因,使得他的理想和抱负最终未能实现,许多建设规划在他离任后都被搁置起来,然而他的所作所为对于台湾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仍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于当时整个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也是有力的推动。丁日昌不愧是近代中国经营和建设台湾的先驱人物之一。

以上大致介绍了丁日昌一生在洋务、吏治、外交等方面的建树情况,当然,作为一名始终忠实于清廷的封建官吏,丁日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一生虽然倡言改革,积极引进西学,但在政治和伦理观念上却始终执着于儒家的传统和礼法。以他在江苏巡抚任内禁毁所谓“淫词小说”为例,当时被丁日昌下令查禁销毁的书籍多达268种,其中固然确有一些属于淫秽的书籍,但不少是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有忤而并非淫秽的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西厢记》、《牡丹亭》、《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皆被列名其中,其后果是给中国文化遗产的保留造成了一定损失,不利于文化的正常发展和民众思想的解放。同样,在政治思想方面,丁日昌生前虽然已经看到清廷“官民之气日睽,上下之情日散”的政治弊端,对西方国家“上下则情意贯通,法度则整齐划一”的情况也已有所了解,但他仍坚持强调:“除船械一切自强之具必须效法泰西外,其余人心风俗、察吏安民,仍当循我规模,加以实意,庶可以我之正气靖彼之戾气,不致如日本之更正朔、易衣冠,为有识者所窃笑也。”“衣冠制度,断不可参用西法,惟练兵、制器、电报、铁路、造船、开矿、种植、织造等事不能不采

用西法。”即始终未能在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的改革上再向前迈进一步。这同那些业已开始鼓吹效法西洋民主政治的同时代的先进者(例如丁的好友、长期生活在香港的王韬以及曾经出洋的郭嵩焘等)相比,又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差距。

丁日昌一生喜读书、著书,他在洋务运动中的杰出成就同他苦读群书、淹通文史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他又酷爱藏书,十分注意收集和整理祖国的文化典籍。早在任职上海和江苏期间,他就开始了搜求和收藏图书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陆续收藏了不少珍本、善本图书,成为颇有名气的藏书家。丁日昌的藏书在他解官还乡时,全部载归故里,置于其揭阳寓所“絮园”的藏书楼“持静斋”(又称“百兰山馆”)之中。由于丁日昌的“持静斋藏书”数量庞大,精品甚多,且编目详备,故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在清代私家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丁日昌一生勤于著述,去世后除留下蔚为大观的“持静斋藏书”之外,还有自己相当丰富的从政著述与诗文,包括《丁禹生政书》、《百兰山馆政书》、《抚吴公牍》、《百兰山馆古今体诗》、《百将图传》等。这些文字,广泛涉及洋务、吏治、外交、海防、教案、盐政、侨务等多个领域,是研究晚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地方社会的重要史料。这里按照成书时间先后,将其生前业已结集或身后由他人所编辑的著作(包括编译、编校、督修和评点类著作)列表揭示如下: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红楼二百咏	二卷	评点	清道光二十一年	清道光年间初刊、 民国六年石竹山房重刊
炮录	十二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炮录后编	一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军火杂录	一卷	编译	清同治元年	稿本(藏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
苏省舆地图说(又名江苏全省舆图)	四册	督修	清同治七年	清同治七年初刊
牧令全书	五种二十三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牧令书辑要	十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清同治八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刊、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
保甲书辑要	四卷	编校、 评点	清同治八年	清同治八年江苏官书局初刊、 清同治十年黔阳官署重刊、 清同治十二年羊城书局重刊
百将图传	二卷	自撰	清同治九年	清同治九年江苏官书局初刊、2000年学苑出版社影印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持静斋书目	四卷续增一卷,附藏书纪要二卷	自撰	清同治九年初编、光绪六年编定	清同治九年初刊、清光绪初年重刊、清光绪二十一年苏州重刊、民国七年广州萃英书局重刊、民国二十三年北平南薰阁重刊
枪炮操法图说	四册	编译	清同治十年	清同治十年初刊、2002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军政资料选粹》影印
西法炮台图说(又名炮台图说)	三卷	编译	清同治年间	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初刊
抚吴公牍	五十卷	自撰	清同治年间	原为抄本、清光绪三年初刊、清光绪四年粤东华英书局重刊、清宣统元年南洋官书局重刊、民国二十四年重刊、1969年台北《中华文史丛书》影印
百兰山馆藏帖(上册又名荔支唱和册)	二册	部分自撰	清同治年间	上册清光绪八年初刊、下册民国五年初刊
丁中丞朱文炜手札合册	一册	部分自撰	清同治年间	稿本 (藏广东揭阳市博物馆)
海防要览	二卷	部分自撰(左锡九校刊)	清光绪初年	清光绪十年敦怀书屋初刊、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续修四库全书》影印、2002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代军政资料选粹》影印
法人游探记(又名柬埔寨治以北探路记或柬埔寨以北探路记)	十五卷	督译	清光绪初年	清光绪十年初刊、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另刊、1978年台北广文书局影印
丁中丞批牍	一册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
丁中丞抚闽书牍	一册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广东揭阳市博物馆)
西法兵略(又名西洋兵略)	七种,卷数不详	编译	清光绪初年	不详

续表

书 名	卷(册)数	类别	成书时间	出版或收藏情况
地球图说(又名外洋图说或五大洲图说)	不详	编译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清光绪二十五年上海著易堂书局以《地球政要通考》之名初刊
百兰山馆古今体诗	五卷附百兰山馆词并楹联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民国年间初刊
百兰山馆诗集	五卷附词一卷	自撰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上海图书馆)
百兰山馆政书	十四卷	自撰 (李凤苞编辑,王韬校字)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民国二十九年香港初刊
丁禹生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刘瑞芬、陆润庠校订)	清光绪初年	抄本(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
丁中丞(日昌)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 (温廷敬编校)	清光绪初年	原为抄本,1975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
丁禹生政书	三十六卷	自撰(范海泉、刘治安点校)	清光绪初年	1987年香港初刊
丁中丞文鉴	五卷	自撰 (吴鸿藻辑存)	民国十九年	抄本,潮州先正遗书选本未刊(藏广东汕头市图书馆)

除了这些已结集的著作外,丁日昌还有若干书信手稿和散见于他种书籍的诗文存世。然而如此丰富的著述文字,在丁日昌生前付刊者却并不多,仅有《红楼二百咏》、《百将图传》、《抚吴公牍》等数种。他的多数著作,在相当长时间里是以稿本或者抄本的形式留存下来的。清末、民国以来,丁日昌的一些著作,如《百兰山馆古今体诗》、《百兰山馆政书》等,陆续被其后人或乡邦人士所刊出,上世纪70—80年代台湾、香港两地又分别据不同抄本出版了《丁中丞(日昌)政书》和《丁禹生政书》两部内容基本相同的丁日昌从政著作,广东等地还对《抚吴公牍》、《百将图传》等刊印较早、不易觅得的著作重新作了影印,从而使得丁日昌的著述文字愈来愈多地为人们所了解。但是,上述已出版的著作,都还只是丁日昌部分作品的结集,并非其遗存文字的全豹。而且,这些已刊的著作版本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着若干疏漏和讹误,

有的早期出版物发行面甚小,难于为人所觅知。这种状况,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丁日昌这个历史人物和利用其著述文字开展清代历史的研究。有鉴于此,本书编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即试图进行丁日昌著作(主要是自撰文字)的收集整理工作,编辑一部内容比较完备、文字准确并合于现代规范的《丁日昌集》,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迄未能够成心。直至2004年,国家清史编纂工程启动,整理编辑《丁日昌集》有幸被列为该工程文献类项目之一,此项工作才得以顺利有序地进行。现在经过整整三年的努力,这项整理编辑工作终于完成了,谨向读者献上我们工作的成果——《丁日昌集》。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始终得到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的指导、帮助和各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广州大学为本项目配套了科研经费,广东省揭阳市博物馆吴爱珊馆长、华南师范大学左鹏军教授、广东省汕头市潮汕文化研究中心陈历明先生为本书提供了若干宝贵资料,中山大学李吉奎教授、广州大学孙雍长教授、广州市社会科学院汪叔子研究员对本书若干稿本资料的文字辨识多有指教。金峰同志对全书绝大部分文字作了电脑输入,并与陈享冬同志一起对部分书稿作了校勘。我在广州大学历史系的几名研究生,也为本书电子文本的校对工作付出了一定的劳动。我的妻子潘文颖女士,不仅多年来悉心照料家庭生活,还多次陪我一起到北京、上海、南京、汕头等地的图书馆,为本书查阅、手抄有关资料,引以为乐。本书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离不开这些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尽管力图比较完备、准确地辑录丁日昌的著述文字(不包括丁日昌编校、编译、督修的著作),但是由于编者视野和水平所限,以及一些客观上的因素,搜罗未必全面,点校疏漏、讹误之处亦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赐教、予以批评指正。

赵春晨 2007年10月序于广州海月轩

凡 例

一、本书所辑丁日昌著述文字，以丁氏自撰者为主。凡丁氏编校、编译、督修的著作，不予辑入，但其中丁日昌所写的序跋、凡例等，属于自撰文字，则予收录。评点类的著作，视具体情况而定：评点文字较多且与原著文字难以剥离者（如《〈红楼二百咏〉序评》），整体收录该著作，原著他人文字使用小号另体字排出，以示区别；仅有少量丁日昌评点文字者，则只选录丁氏的评点文字，而不收录该整部著作。

二、本书除辑录丁日昌著述文字外，另附录丁氏的传记资料、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和生平大事年表等，以助了解其生平概况。

三、本书按照文体分类对丁日昌著述文字进行纂编，计分奏稿、公牍、书信、文录、诗词联语、专著六大类，每类文体之下再按照作品撰著时间顺序加以编排，或分为专题进行辑录。公牍、书信、文录三种文体有难以严格区别者，则视每篇文字之具体内容相对地加以划分。

四、本书所辑丁日昌著述文字，如有可利用以往已刊、已辑本者（如《抚吴奏稿》、《巡沪公牍》、《淮鹺公牍》、《藩吴公牍》、《抚吴公牍》、《百兰山馆诗》、《百兰山馆词》、《联语》、《〈红楼二百咏〉序评》、《淮鹺摘要》、《百将图传》、《持静斋书目》等），尽量保持其刊辑本的原貌，包括原本的内容、专题名称、编排顺序、附录文字等，个别需要调整、改动者，于文中出注加以说明；如原无刊本、辑本者，本书采集资料，分类、分专题加以纂辑并加以题名（如书信类、文录类及《船政奏稿》、《其他奏稿》、《船政及抚闽公牍》、《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牍》、《诗补遗》等专题）；如原虽有辑本，但内容缺失过多、编辑过于混乱者（如《抚闽奏稿》），则仍其原辑本名称加以补充和重编。

五、本书对所辑录的丁日昌著述文字，如存有稿本、抄本者，尽量以稿本或较好的抄本作为编校底本，再校以其他抄本或刊本；如原有多种刊本者，一般以初刊本为底本，校以其他版本。凡底本有误，采用校本者，出注加以说明；底本不误，他本误者，一般不出校记；底本一般笔画错讹或字形混同的明显误刻，则径改，不出校记。

六、本书所辑录的丁日昌著述文字，篇名一般仍原稿本、抄本或刊本之旧，个别需要改动或加以命名者，在文中出注加以说明。原稿本、抄本或刊本在篇名之后标注有撰著或发出时日者，悉予保留，有讹误者据史实加以更正，并出注说明；未标注撰著或发出时日者，不作补注。

七、本书对所辑录的文字，概予标点、分段。原抄本、刊本已作之标点、分段，不予保留。

八、本书使用简体汉字。正文中之正误和删补、改字用括号表示：加（）号者表示误字或应删除之字，加〔〕号者表示正字或应增补之字。原文残缺及脱漏字用□表示，无法辨识之处

用■表示。原文中的注文一律用小一号同体字排版。原文中双行行文以示并列关系者一仍其旧,三行并排者前两行字仍取并排形式,第三行字以{}号表示。原文中前人所加注释及评语以小一号另体字排版,本书编者所加说明文字以【】号表示。

九、本书所辑录的文字中,有旧时贬污境内少数民族及外国人而在名称字加犬旁、口旁等情况,今悉为改正,使用现行通用写法。

总目

总序	戴逸	1
序	赵春晨	1
凡例		1
一、奏稿		1
抚吴奏稿(卷一——卷六)		11
船政奏稿(卷七)		101
抚闽奏稿(卷八——卷一一)		109
其他奏稿(卷一二)		189
二、公牍		215
巡沪公牍(卷一三——卷一九)		257
淮鹺公牍(卷二〇)		324
藩吴公牍(卷二一——卷三五)		345
抚吴公牍(卷三六——卷八五)		446
船政及抚闽公牍(卷八六——卷八八)		815
办理乌石山教案公牍(卷八九)		840
三、书信(卷九〇——卷九七)		857
四、文录(卷九八——卷一〇一)		1021
五、诗词、联语		1093
百兰山馆诗(卷一〇二——卷一〇六)		1107
百兰山馆词(卷一〇七)		1183
联语(卷一〇八)		1186
诗补遗(卷一〇九)		1192
六、专著		1197
红楼二百咏序评(卷一一〇——卷一一一)		1211

淮鹺摘要(卷一一二——卷一一四)	1247
百将图传(卷一一五——卷一一六)	1291
持静斋书目(卷一一七——卷一二一)	1345
七、附录	1603
(一) 传记资料	1607
(二) 已刊、已辑著作序跋资料	1629
(三) 生平大事年表	1639

一、奏 稿

目 录

卷一 抚吴奏稿一	11
谢恩请陛见疏 同治七年正月十三日具奏	11
海运漕粮头批放洋疏 同治七年二月初十日具奏	11
设立苏省书局疏	12
江北未结积案分别清理疏 二月二十一日	13
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	13
华亭塘工摊捐兴办疏 三月十六日	14
织造加拨运款疏 三月十六日	15
出省察看公回日期片 三月十六日	15
酌定上忙银价片 三月十六日	16
浙省海塘石工片 三月十六日	16
广潮绅商捐输请广学额疏 三月十八日	17
海运漕粮兑竣放洋疏 三月二十四日	17
筹解神机营饷京饷片 三月二十四日	18
请缓征邳州等处钱粮疏	18
请广海门厅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六日	19
上海绅富续捐请奖疏 四月十九日	20
请广丹徒县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九日	20
会试盘费循例给发疏 四月十九日	21
金匱县吴令等请摘顶片 四月十九日	21
卷二 抚吴奏稿二	23
进呈江苏全省舆地图说疏	23
遵旨提钱解津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24
筹拨直饷并陈协拨甘饷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25
移借闽局轮船委员带津片 闰四月十四日	26
河运难复扩充海运情形疏	26
密陈夹板试运情形片 五月十六日	28
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疏	28
续拨军火委员解京片	29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上海捐输第二次请奖疏	29
丁为龙等殉难请恤片	30
盛康捐田贍族片	31
补换义国条约事竣疏	31
拨解神机营饷片	32
江属养廉抵捐各官生初次请奖疏	32
赣榆县等请摘顶片	33
卷三 抚吴奏稿三	34
拿获枪匪员弁请奖疏 八月初八日	34
出省阅看海塘片 八月初八日	35
奏留督臣暂缓赴直疏 附片	35
协拨晋省防费疏 九月初二日	36
设局清理沙洲疏 九月初二日	36
变通芦洲成例片 九月初二日	38
高梯请署徐海道疏	39
各属清理词讼择尤保奖疏	39
上海捐饷请广学额疏	40
同治三年前积案人犯免解省片	40
购到机器派委解津片	41
丹阳等县钱漕暂办抵征疏	41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42
扬州江海关常税免用红单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44
江海关拨菜工银两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44
卷四 抚吴奏稿四	46
苏属新垦田地酌免钱粮疏 附条款清单	46
苏省续纂《赋役全书》片	50
同治七年份冬漕折价疏	51
丹徒加收漕粮公费片	51
来春海运请参用夹板船片	52
广潮捐饷请广学额疏	52
海运各员请奖疏	53
江苏厘金收支实数疏	54
海运漕粮章程疏 附章程 同治八年正月十二日	55
查办淮属民欠豁免钱粮疏 正月十二日	59
开白茆河工片 正月十二日	60
剥船耗米随正兑交疏 二月十八日	60

借款开白茆河分年摊征归款疏 二月二十日	61
白茆河工委员请革职片 二月二十日	61
华亭海塘经费按亩摊捐片 二月二十日	62
苏属州县留心教养择尤奖励疏 二月二十日	63
因地制宜转移风气片 二月二十日	63
卷五 抚吴奏稿五	65
苏属清理词讼各员择尤保奖疏	65
酌改苏抚标兵制疏 又附片、章程	65
抚标改章复陈疏	70
力戒因循敬陈管见疏	71
耗羨不敷养廉借拨支放疏	74
如皋县令请摘顶片	75
缉获巨盗员弁请奖疏	75
匪犯正法片	76
白茆河经费随漕带收疏	77
赴沪察看机器厂塘工片	78
苏松等属禾棉被淹情形片	78
武阳殉难义冢请列祀典疏	79
苏省捐输各官生补奖疏	79
卷六 抚吴奏稿六	81
新漕米短筹款买运疏	81
阳溧坛三县仍办抵征片	81
苏松漕粮起运米数疏	82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83
同治八年份冬漕折价疏	85
江淮歉收请蠲缓漕粮疏	85
苏松歉收田亩请蠲减钱漕疏	86
借款开清安二县河道疏	89
海运出力请奖疏	90
拨解金营军火疏	90
苏常石闸工竣请开复委员革职处分片	91
青浦建明臣陈子龙祠请列祀典疏	92
江苏两藩司解收地丁数目疏	92
运漕沙船拟减出口厘捐疏	93
请建江都县阵亡绅士钟准专祠片	93
镇江关请给办公银两疏	93

拟修《江苏通志》疏	94
委臬司赴上海片	94
复陈中外交涉情形疏	95
密陈片	95
布置卫津片	96
赴津帮办情形疏	97
派员赴安南察访情形片	98
教务隐忧疏	98
筹解宁夏军火疏	99
卷七 船政奏稿	101
莅工任事叩谢天恩折 光绪元年十月十五日拜发	101
船政需款即拟晋省会商筹拨片 同日拜发	101
养船经费不敷请饬归地方官设筹支应折 光绪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拜发	102
铁肋厂兴工片 同日拜发	103
恭谢天恩吁恳收回成命折 同日拜发	103
拟保船政替人恭候简派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4
操演轮船片 同日拜发	105
委赴香港招募学生片	105
参操防不力之总兵革职片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6
扰乱营规之参将李忠元以都司降补片 同日拜发	106
就署起盖银库片 同日拜发	106
道员父子因公遇难请恤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7
再延请教习嘉乐尔来工教导片 光绪二年二月十五日拜发	107
第十七号艺新轮船下水片 光绪二年四月初十日拜发	108
千总陈世安积劳病故请恤片 同日拜发	108
卷八 抚闽奏稿一	109
遵旨赴任谢恩折 光绪二年正月十九日拜发	109
变通西饷办法疏 光绪二年	109
奏款预解西饷片	110
署内设局派员清理词讼片	111
洋务需人调员来闽疏 光绪二年	111
闽省电线改归官办疏 光绪二年	112
奏台湾设立电线片 光绪二年	112
拿获安纳船要犯申明拟办疏 附片 光绪二年	113
救护洋险船只章程疏 光绪二年	115
清理积案以苏民困片	116

闽省水灾办理拯恤情形疏 附片	117
闽省水灾催提各省协饷疏	118
不职召灾吁请褫职疏	119
参轻视灾务福防同知片	119
闽省光绪元年份出入大数疏	119
停募台兵挑选汰留片	120
变通委署州县新章片	120
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疏 光绪二年	121
遵旨冬春驻台片	122
谢恩赏《方略》疏	122
谢恩疏	123
候补〔知〕府张其曜摘去顶戴片 光绪二年	123
参疏防监犯越狱各官疏 光绪二年	124
卷九 抚闽奏稿二	125
申明科场成例拔取真才疏 光绪二年	125
参虚冒克扣及贩卖洋药之文武各员疏 光绪二年	125
军火浮开充数分别严参疏 光绪二年	126
派员严讯追赃疏 光绪二年	127
纵令蠹棍殃民即行革职片 光绪二年	128
已革知县查讯议拟疏	129
特参延不获犯文武各员疏	129
补用道区天民暂行革职片	130
防患未萌片	131
汇参摘顶勒限清理积案片	131
结销积案各员开复片	132
特参谬妄不职知县疏	132
查勘台北硫磺樟脑茶叶情形疏	133
福清县知县魏弼文革职片	134
招募洋教习缘由片	135
申明参将劣迹分别议拟疏	135
遵旨拿获重犯就地正法疏	137
参撤嘉义县知县片	137
闽省被灾赈恤情形疏	138
修筑堤坝片	140
省台远隔重洋难以兼顾片	140
台湾生番未靖力疾渡台办理疏	141
台湾举办垦务矿务片	141

统筹台湾请开办轮路矿务疏 光绪二年	142
勘台湾北路后山大略情形疏	145
台北生番滋事办理情形片	146
谨将闽省司道知府各官年岁籍贯密缮清单恭呈御览 光绪二年十二月	147
卷一〇 抚闽奏稿三	149
台事宜统筹全局疏 附片 光绪二年	149
日国兵船来华预先筹办片 光绪二年	151
整顿台湾营伍片 光绪三年	153
请飭部另行改拨京饷折 光绪三年	154
查明学政考试声名循例密陈折 光绪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155
后山防务紧要拟请大员驻扎疏 光绪三年	156
英国借款议结疏 光绪三年	157
遵旨剿抚生番缘由片	158
现探小吕宋已到兵船二号情形片	158
台湾岁试事竣疏	159
设法清理监押人犯并勒限查办疏	159
请核实征额片 光绪三年	161
剿办台湾后山凶番情形疏	162
台北所属厅县员缺照部章变通办理疏	163
内山番民饥困动款施赈片	163
开通后山新路拟将委员请奖片	164
台湾府属杂饷征收苦累情形疏	164
添设熟番学额飭部立案片	165
查勘北路淡水彰化大略情形疏	166
保奏守备孙思敬片	166
台营病故员弁请恤片	167
惩办蠹役片	167
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	168
殄除民害片	169
改设台北府片	169
台属被灾情形片	170
台北遭风情形片	170
拿办匪犯员弁请奖疏	171
卷一一 抚闽奏稿四	173
筹办台湾轮路事宜疏 光绪三年	173
整顿台防营务片	174

裁汰台营片	175
守备嘉朝泰革职片	175
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	176
拟开辟台湾中路六社归入版图片	176
闽属被水赈恤疏	177
救水员弁在事出力片	178
闽省遭水力疾销假疏	178
闽省续办灾务疏	179
请旨责成绅士捐办工程片	180
灾区粮米展限征收疏	181
劝谕淮沪各商捐赈片	181
议办铁甲船未尽事宜疏 光绪三年	182
遵议督操轮船事宜疏	183
复陈督操轮船事宜疏	185
因病恳恩派员署理疏	186
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	187
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	188
卷一二 其他奏稿	189
代粤抚拟洋务片 同治五年五月	189
谨将总理衙门原奏紧要应办事宜逐条详议切实办法恭呈御览 同治十三年	190
秘鲁国换约事宜疏 光绪元年	199
请派正副使赴秘鲁保护华工片 光绪元年	202
请飭粤闽严禁诱骗华工片 光绪元年	202
因病未能赴闽办理乌石山案疏附片 光绪四年	203
到闽办理乌石山案疏 光绪四年	204
乌石山焚毁案先行议结疏附片 光绪五年	205
归还乌石山洋楼换租领事行馆疏	206
办理乌石山案事竣回籍疏附片 光绪五年	206
拟屏琉球疏	207
辞会办南洋海防疏附清单 光绪五年	208
病危口授遗折 光绪八年	212

卷一 抚吴奏稿^①一

谢恩请陛见疏 同治七年正月十三日具奏

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同治七年正月初八日准署江苏巡抚臣郭柏荫来文，准吏部咨开，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江苏巡抚著丁日昌补授等因。钦此。”闻命自天，悚感无地，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谢恩讫。

伏念臣粤东下士，才识迂疏，起自田间，备员末秩，戎行滥厠，历陟监司，渥荷殊恩，以至旬宣吴会。方愧涓埃未报，虚负圣明拔擢之隆；何期疆寄骤膺，实为微臣非常之遇。五中循省，兢惕滋深。

窃以江苏兵燹之余，闾阎既极凋敝；况乎襟江带海，尤虑虞诈频生。消外衅必须固民心，固民心必先清中饱。臣以多病之躯，复无特达之识，劳怨固当力任，艰巨恐弗克胜。惟有仰恳天恩，派员暂署抚篆，准臣入都陛见，俾得亲承训诲，庶几陨越无虞。遇众人以国士，不自胜瞻天恋日之忱；未阴雨而绸缪，当益励尝胆卧薪之志。

现因郭柏荫遵旨即赴湖北新任，臣一面先行受事，将接篆日期另行恭疏题报外，所有微臣感激下忱，恭请陛见缘由，谨缮折具奏，恭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海运漕粮头批放洋疏 同治七年二月初十日具奏

奏为恭报苏省海运漕、白粮米头批放洋日期，专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苏州、松江、常州、太仓四府、州属，同治七年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仍由海运，前经酌议办理章程，由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具奏，一面飭催各属上紧征收，慎选米色，陆

^① 《抚吴奏稿》是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同治六年十二月至同治九年十二月)所写奏稿的汇编，初为抄本，由丁日昌门人刘瑞芬、陆润庠校订后辑入《丁禹生政书》(抄本)之中，后该抄本又经范海泉、刘治安点校，于1987年在香港出版。另近人温廷敬亦曾据转抄本将其辑入《丁中丞(日昌)政书》之中，于1975年由台湾文海出版社出版。本书所辑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图书资料室藏《丁禹生政书·抚吴奏稿》原抄本为底本，并与范海泉、刘治安点校出版之《丁禹生政书》、温廷敬辑《丁中丞(日昌)政书》作了校勘。原书部分奏稿结尾处署有具奏年月日，或单署月日，今将其移至奏稿标题下。原书未署具奏时日者，本集不作补入。个别奏稿原书缺载，系据他书补入，即于文中注明。

续提前剥运赴沪盘验兑装在案。

兹据代理苏州藩司杜文澜会同署臬司勒方铤、粮道奇克坦泰详：“据海运沪局委员详称，本年苏省起运米石，奉文提前赶办，遵经招雇宽大沙船，取具承揽，先行核给修费，饬令赶紧修舱坚固，排泊候兑。嗣据各属陆续驳运米石到沪，随即验明米色，配拨沙船，督饬斛兑装运。现计兑竣米船一百三十只，共装交仓漕、白正、耗米二十万四千七百五十九石零，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二万二千六百五十一石零，搭运筹备二升余米四千九十五石零。当即发给水脚等银，取具领状、互保实装米数各结，查明携带器械、水手籍贯，填给联单，于二月初五日起，委员陆续押令开至崇明十激口候风放洋北上。”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伏查海洋辽阔，巡防必宜周密，且今届海运头批米船，尚须回帆接运在后之米，现报开行日期虽与上届相同，尤应上紧催趲护送，俾速运行。除札饬上海捕盗局照案配驾轮勇各船出洋巡梭，分咨本省、邻省沿海水师，按段迎提护送并催饬其余米石赶紧剥运兑装、接续开驶外，谨将海运头批放洋日期，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设立苏省书局疏

奏为苏省设局开刊书籍，拟刻牧令各书，以端吏治而正人心，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国家设官分职，皆以为民，而与民最亲莫如州县，得其人则治，失其人则乱，自古为然，于今尤急。溯自军兴以来，州县中歧途杂出，流品亦至不齐，虽其中固多可造之才，而平日于治民临政之端，曾未谙习体会，一旦身膺民社，茫然无所持循。凡百工技艺皆学而能，岂有亲民大事不学而能无谬失者？此循良所以日鲜，而民困所由日深也。夫诸子百家之书，浩如渊海，如理学陈编，或虚渺而惮于冥索；若稗志野乘，虽悦目而又病支离。况士子穷经咕咩，即负宏通之誉，其益只在一身。若使仕优而学，默勘得失利弊之源，推而至于一县，则一县受其庇矣；又推而至于一府一州，则一府一州受其庇矣。天下者，州县之所积，州县若皆得人，盗贼何从而起？故今日欲敦吏治，必先选牧令；欲选牧令，必先使耳濡目染于经济致治之书，然后胸中确有把握，临政不致无所适从。臣现督饬局员，选择牧津牧令，凡有关于吏治之书，都为一编，如言听讼，则分别如何判断方可得情；言催科，则分别如何惩劝方免苛敛；胥吏必应如何驾驭，方不受其欺蒙；盗贼必应如何缉捕，方可使之消弭；他如农桑、水利、学校、赈荒诸大政，皆为分门别类，由流溯源，芟节其冗繁，增补其未备。刊刻一竣，即当颁发各属官各一编，俾资程式，虽在中材，亦可知所趋向。譬诸百工示以规矩，则运斤操斧，悉中准绳，庶几士习民风，因之起色。至于小学为童蒙养正之基，经史为艺苑大成之目，谨当陆续刊成，广为流布，以仰副圣天子造士作人之至意。

抑臣更有请者，目前人心不古，书贾趋利，往往淫词邪说荟萃成编，《水浒》、《传奇》等书，略识之无如探秘笈，无知愚民平日便以作乱犯上，最足为人心风俗之忧。臣在吴中业经严禁，诚恐此等离经叛道之书各省皆有，应请旨敕下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加禁毁，以隐戢人心放纵、无所忌惮之萌，似亦维持风化之一端。所有臣在苏省设立书局、先刊牧令各书，并请禁传奇邪说缘由是否有当，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六日准礼部咨：“为知照事。仪制司案呈内阁抄出同治七年三月初十日奉上谕：‘丁日昌奏设局刊刻牧令各书一折，州县为亲民之官，地方之安危系之。丁日昌现编刊牧令各书颁发所属，即著实力举行，俾各州县得所效法。其小学、经史等编有裨学校者，并著陆续刊刻，广为流布。至邪说传奇为风俗人心之害，自应严行禁止。著各省督抚饬属一体查禁焚毁，不准坊肆售卖，以端士习而正民心。钦此。’钦遵到部，相应知照江苏巡抚遵照办理可也。”

江北未结积案分别清理疏 二月二十一日

奏为漕臣咨送同治三年以前江北未结积案，拟请分别变通办理，以期速结而免淹滞，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自咸丰十年苏、常沦陷，巡抚、臬司僻处上海，与江北各属隔绝不通，所有江北地方事宜暂归漕运总督代办，一切命、盗案件，或由本管知府提勘，或由直隶州、直隶厅互相提勘，均由道径详漕督核题，并不解审。迨同治三年全省肃清，始渐复归旧制。而三年以前应题之案，前漕臣吴棠因督办防剿，有时未能兼顾，不无积压。漕臣张之万到任后，奏明请将从前未结各案照例解省勘办，奉旨允准。旋准咨送吴棠任内未题命盗等案，共计一百二十余起，均系由府审定、未及核办之件。经前署抚臣郭柏荫行司设局清厘，勒限提解，一年之内完结者不过十之一、二。盖江北各属距苏较远，每解犯至省，听候勘毕发回，道路多虞，解费繁重，各州县未免观望迁延。因思此等情罪无可更定之案，若必照例纷纷解省，未免徒事羁延，倘中途偶有疏虞，或因病痰毙，是使情重各犯得以幸稽显戮，而情轻各犯不获早邀减等，非所以重刑狱而广皇仁，自应设法变通，以期迅速藏事。

查同治三年以前由州县解府审定各案，曾经漕臣吴棠奏准，免其解勘，设使当时早为题结，原不待今日再事推敲，似仍可援照办理。拟请责成署臬司勒方锜将漕臣咨送积案查取全卷，分为三等：其情罪无可更定者为一等，即由司查照原招，核明妥叙，具详请题；其情节未能详明、声叙不尽妥协，于罪名并无出入者为一等，由司明晰指饬，并派委员会同各州县，遵照就近提集犯证，讯取确供，送司核入原招办理，均免其解省审勘，以免拖累；至若犯供支离、情罪未洽，或定案后尸亲、犯属呈诉冤抑，或经现任州县覆讯、供情翻异者，则提犯至省，另行委员审办。似此分别清理，庶罪无可疑之案不至提解纷烦，而情有可疑之案仍不致含糊迁就，积牍可期速清，罪犯无虞淹滞矣。

其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不在漕臣咨送之内者，及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仍令迅速照例招解，以符定制而昭慎重。所有江北未结各案设法分别清理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片

再，苏省各府城虽经克复数载，而蹂躏已深，元气未能骤复。臣现于二月二十一日亲自

出省巡行，察看各州县词讼有无积压，钱粮有无浮收，未垦田亩如何议招徕，失修水利如何议开浚，必使民隐可以上达，然后民困可以渐苏。厘捐为饷源所自出，约束不严，员役易滋弊窦，臣当沿途察访，严杜中饱，以体恤为招徕，庶上可裕饷，而下不累民。上海为华洋交涉之地，新设轮船机器厂为内地仿照西法之滥觞，督臣曾国藩屡次函商，急欲轮船造成，为自强根本。臣查阅各属后，顺诣上海机器厂察看情形，分别缓急，催督办理，并即前往金陵，与督臣曾国藩面商一切事宜。

臣衙门日行事件，饬委署苏州藩司杜文澜代拆代行，紧要事件仍包封至臣途次办理，俟事竣回省另行奏报外，所有微臣出省察看地方情形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华亭塘工摊捐兴办疏 三月十六日

奏为华亭海塘桩石坍塌各工拟请分年次第修整，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松江府属华亭县海塘，建自前明，我朝雍正二年改建石工，道光十七年修理之后，历被海潮冲刷，坍塌日多。同治五年派委候补道孙士达勘估，先将最险之戚家墩起至盘头坝止，共计二百四十五丈五尺如式修整，当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奏明在案。此外各坍塌处所，因工巨费繁，尚未兴办。六年十一月内，据华亭县知县张泽仁转据绅董张鸿卓等禀称：“坦坡全行冲失、显露石塘者，约七百余丈；其桩石漂卸、石后土冲坏者，约二千余丈，呈请赶修。”等情。即经臣曾国藩、前署抚臣郭柏荫批，经臣丁日昌在苏藩司任内札委候补知县钱宝清等先后诣勘，并据钱宝清约估，应用桩木五万八千根，开折送由署藩司杜文澜带同委员亲诣确勘，自金山围城东门外五里许起，西至距柘林城三十里之张家库止，共分十二段，计长三千七百余丈，内七百二十三丈塌卸过甚，全露塘石，其中第三段之二十七丈尤为险要，第一、第二段土工亦不可迟。其余各段坡土均不齐全，潮汐激荡靡常，工程均形吃重。约略估计，若全行修理，需钱三十万千文。现因苏省供给前敌军饷，经费支绌万分，而富户近多消乏，劝捐亦徒托空言，拟即筹垫银款，分年举办，遴委妥员会同该府县，先将第一、第二段之缺土处所加土培护，并将第三段之露石险工二十七丈赶紧修整，其余次第兴修。所需桩木，已于司库筹动银四万两，委员前赴湖北采买。应请查照办理善后成案，免抽税厘。至此项工费，拟即在于各州县〔受〕益民田项下每亩收捐，陆续接济工用，并归还司库垫款。每亩应捐钱若干，俟全工估定确数，总计田亩数目，再行饬派随正征收。惟通工所需石料，向在洞庭等山采办。自兵燹后，洞庭山一带被扰最甚，石匠全行散亡，且老山采伐已尽，现在条石无从采取，只可先办土木碎石等工，一面招集石匠探采新山合用之石，再将石塘残损处所随时补修等情，由署藩司杜文澜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华亭塘工为苏、松、太三府州田庐民命所关，即为额征钱漕所系，自应赶紧修筑，俾资捍卫。据请分年兴修，摊征归款，并计虽为数较多，分摊则众擎易举，既于地方有益，实于民力无伤。所有赴楚采办木植，相应奏明请旨，准予免收税厘，以昭核实。除分别咨行查照外，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系民捐之工，请免造册报销，合并陈明。谨奏。

织造加拨运款疏 三月十六日

奏为苏州织造筹办全运，司、局两库通盘筹画，委难添拨，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前准苏州织造庆林咨：“准内务府以历年派办大运、赶运绸缎布匹，该织造所解参差不齐，以致不能应差，行文迅速筹拨银款，赶紧织办，务令全数解京。”等因，当经行司筹解去后。臣丁日昌在苏州藩司任内，会同督办苏省牙厘总局、署江苏臬司勒方铤、内阁中书何慎修详称：“苏州织造历派各年大运，赶运绸缎等项，经前抚臣李鸿章奏准，于厘捐内酌拨银钱，交该织造分别缓急，量为办理。每年拨款以三万两为率，将一届应办之数，分作两年办运。”嗣准户部奏催：“全运因系织务要需，当于司库万难支应之中，勉力筹济。”又经详：“奉奏准，自丁卯年为始，司库添拨银一万五千两，均经如数筹解在案。兹复通盘筹画，司库常年所有之进项抵放必不可少之出款，时虞支绌，前项大运银两若再加拨，殊属力有未逮。其局库月收厘金，尽供前敌剿捻饷需及额放坐支各款尚虞匮乏，即每年抽拨大运工需银两，已属勉力支撑。所有司、局两库委难添拨情形，惟有详请奏咨，查照前经议定成案，分别缓急，由苏州织造酌量通融办理。”等情前来。

前署抚臣郭柏荫未及具奏，移交到臣丁日昌，会同臣曾国藩复加确查。苏州藩库度支竭蹶，久在圣明照察之中，逐年承应军需，全藉厘捐接济。近因商贾利薄，贸迁日稀，去冬今春稽收捐厘之钱大逊于昔，两次奏定每年拨解织造银四万五千两，近均不能如期解交，屡饬设法统筹，始得勉强凑解。据详难以加拨，诚属实在情形，应请仍由织造臣庆林分别缓急，酌量通融办理。一俟军需稍松，厘税稍旺，再当设法筹拨。

除咨明户部、内务府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察看公回日期片 三月十六日

奏，再臣于前月二十一日出省，前往各州县巡悉一切情形，并顺赴金陵，与督臣曾国藩面商事件，当经附片奏明在案。江北相距较远，臣尚未到。江南各属所有堂事批词、监押犯人各簿，均经臣亲自分别吊查，尚能随到随审，不致积压。漕粮经去年大为核减，百姓完纳尚称踊跃。书差需索浮费经臣于藩司任内严加禁革，可期净尽。惟常、镇二属荒地甚多，坛、溧等县人民百不存一，招垦则土客不能相安，官垦则经费尤为浩大，生聚教养，尤赖地方官加意栽培。苏属厘卡经曾国藩、李鸿章严加清厘之后，各卡员尚能奉公守法。惟商人本少利薄，生意日见萧索。此时湘、淮各军剿捻，饷糈全靠厘捐，未能轻议更张，一俟军务肃清，即当分别裁并，民困始能渐苏。

臣仍由苏州驰赴上海察看情形。关道应宝时办理关务，不吐不茹，深为妥协。机器厂规模闳壮，厂员分发知府冯焌光、候选知府沈保靖邃于西学，明体达用，督率中外匠人，已能就厂中原有机器以母生子。计开厂至今，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各式开花铜炮一百四十五尊、开花来福炸弹一万八千余颗；兵枪、马枪每月约可造成二百杆，与外洋无异；轮船物料虽尚须取材外洋，然已能自为结构，计至夏秋之间，当可先成长十六丈、阔三丈之轮船一号。该

厂虽造端宏大，而经费尚能丝丝入扣。将来仍当讲绎图说，以穷西学之源，研求地利，以宏中土之用，庶指授可自得师，而物料亦不致仰给异域。曾国藩嘱臣就近时常赴沪，督察该厂事宜，拟案牍稍暇，仍当随时前往察看。

兹于三月初十日旋苏，合将公回日期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酌定上忙银价片 三月十六日

再，苏省各州县征收上下忙地漕银两，经前护抚臣刘郁膏于同治四年裁除浮收钱漕案内，会折奏准：“征收地漕银一两，连公费折钱二千文。此后设遇银米翔贵、不得不与时变通者，于启征时奏明办理。”在案。同治五年，银钱市价无甚贵贱，未经另议更张。六年冬，银价已昂，本应查照奏案，量请变通，因值下忙均已启征，不及更改。又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于奏陈冬漕折价折内声请，俟同治七年开征上忙，如银价仍昂，循案酌请加增在案。嗣准部行：“上下忙条银每两连公费收钱二千文，系属奏定之案，本届银价虽稍有增昂，不得再议加增，致竭民力。”等因，当经转行藩司核议去后。

兹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详称：“查同治四年征收条银奏定银价之时，每两易钱一千四百文，加收公费六百文，足敷办公。本年银价大昂，每两须易钱一千七百余文，办公愈形支绌，自应遵照奏案‘银米翔贵’、‘与时变通’。现据各州县援案稟请酌加，如照现在银价，须加钱三百文。惟念民困未苏，深恐力有未逮，酌中定值，拟请从七年上忙为始，每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以昭平允。如银价再长，仍须酌增，稍落即须核减。嗣后总就市价为低昂，使官民两无亏累，始足以禁私加而免藉口。查苏省州县征纳钱粮，大半先掣印串，交给书差按户收取，而书差持串下乡，往往于正项之外，另收川资、饭食，并每户索取票钱数文。各州县虽设柜大堂，而民间之自封投柜者十无一、二。上年曾经臣丁日昌于苏藩司任内通飭州县俱出简明告示，不准于奏定折价之外多取丝毫，并令各户一律自封投柜，所有从前串票钱文，严飭裁除。惟穷乡僻壤，离城穹远，不得不分设乡柜，以免小民跋涉。第多一处乡柜，即多一分开销，串票既不准收钱，纸张应由官自备，迨其易银解省，又需舟车之费，凡兹各项费用，悉取诸公费之中，是此项公费钱文非归州县之羨余，实禁浮收之枢纽。自此酌定之后，倘再有不肖官吏私自加收，即当分别从严参办。”详请具奏等情前来。

臣等复查，近来银价异常昂贵，前此即经奏明，凡遇银价昂贵，“与时变通”，自应酌量加增。今定每两折收钱二千二百文，察看情形，民力尚不致竭蹶。一俟银价再有长落，仍当酌量增减。除飭司出示晓谕，通飭遵照征收，并明定（严禁）章程之外，不准书差需索分毫（外），谨附片陈奏，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浙省海塘石工片 三月十六日

再，前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奉上谕：“马新貽奏接办西防石塘大工单开章程，并绘图呈览一折，均著照所议办理。此项工程须添购新石十余万丈，浙省采办断难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敷用，著郭柏荫遴委妥员，在于洞庭等山，按照志载尺寸，六面见光，每条宽一尺二寸，厚一尺，长四、五尺，如式采办五万丈，运浙济用，毋稍迟误。其石价、水脚、运费等项，均由江苏筹款，自行报销等因，钦此。”经前署抚臣郭柏荫转饬筹议详办去后，兹据署苏州府知府钱德承、松江府知府杨永杰会详：“前因松江府属华亭一带海塘坍塌过多，情形危险，奉饬委员勘估，即就最为险要者先行酌办，不仅工程浩大，筹费艰难，而洞庭等山采石之区，据各岩户声称，旧山已枯，新山娇嫩，现所采碎石居多，兵燹之后，上等采匠半多流亡，急切不能应手等语。且松江海塘约略估计，已需经费钱三十万串，现办税捐各款悉归军饷，此项工需另筹为难，因地方紧要，不得已请于无可设法之中，陆续垫款，分年兴办，摊捐归还。惟因洞庭各山采石多年，现在老山无可取材，新山开采匪易，兼之采匠稀少，尚须招募。是以此次松江海塘只能块石与碎石互用，势难采取条石。明知浙江西防石塘，苏省同资保卫，工程浩大，向有协济旧章，断不敢稍存畛域之见。第条石既难采办，苏省尚有海塘工程，委实未能兼顾。”由署苏藩司杜文澜核详请奏前来。

臣查浙江海塘，攸关两省保卫，所需石料本应无分畛域，况向有协济旧章，尤不容稍事推诿。惟现据该司、府等逐加访查，老山采取已尽，新山开采维艰，兼之太湖一带被扰最深，石匠逃亡殆尽，照此限定尺寸之石又需五万丈之多，窃恐一时无从采伐。除咨浙江抚臣一面先行就近购办，以免贻误要工，臣仍严饬府县，设法招集采匠，俾可将华亭及浙省海塘次第兴修协济。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广潮绅商捐输请广学额疏 三月十八日

奏为广、潮二郡绅商在上海输军需，恳恩加广本籍潮州府学永远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广东省前办绅富捐饷案内，劝令上海贸易之广州、潮州各商捐银三万两，即据缴解一万两，其余未缴银二万两，经两广督臣瑞麟以粤省肃清、绅富捐案已于同治五年正月停止，饬令毋庸捐缴等因。当经苏松太道应宝时以粤省既因军务肃清、无须捐缴，苏省移师赴北剿捻，上海筹济军饷、制造军火，需费甚巨，全赖捐款协济，广、潮各商既在粤省桑梓之邦，情殷报效，其于苏省贸易之地，自必乐输。由该道谕饬该董杨徽猷等，将已捐未缴银二万两按数收齐，缴充军需，许以按捐请奖。嗣据该商董等收齐银二万两，陆续缴清，声明情殷报效，不敢仰邀奖叙。惟广、潮二郡历年考试人众，每虑才浮于额，除捐解粤省银一万两，已经两广督抚臣等奏准，加广州府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一名，其捐解苏省军需银二万两，由道转请奏加潮州府学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前来。臣等查与广额章程银数相符，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潮州府学永远文武学额各二名，以示奖励而广登进。除分咨礼、户、兵三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海运漕粮兑竣放洋疏 三月二十四日

奏为恭报苏省海运漕、白粮米全数兑竣放洋日期，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苏、松等属同治七年起运六年份漕、白二粮，仍由海运赴津，前将头批米石于二月初五日兑竣放洋，当经恭折由驿驰奏，一面飭催上紧剥运兑装，接续开驶北上。嗣据具报，兑竣二批米船一百二十只，共装交仓漕、白正耗米一十八万三千二百九十九石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及筹备二升余米，于二月二十日起，陆续开行放洋，即经臣分别咨行验收、防护在案。兹据署苏藩司杜文澜、署臬司勒方锜、粮道奇克坦泰会详：“据海运沪局委员详报，其余米石，催据各属接续拨运到沪，验明米色，赶紧斛兑，现在全数兑竣。计装末批米船一百二十二只，共兑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九十石零，并随装沙船经剥食耗等米一万八千六百一十一石零，搭运筹备二升余米三千四百四十四石零，一律发给水脚等银，取具领状、互保实装米数各结，查明水手籍贯、携带器械，填给联单，于三月初五日起，委员押令联帮开出吴淞，驶至崇明十墩海口，守风开放大洋，跟踪北上”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伏查本届海运米数较上届稍多，沙船转形短少。今竭力赶筹雇运，全数放洋，日期仍与上届相同，办理尚能妥速。除札飭上海捕盗局配驾轮勇各船出洋巡护催趲，并飞咨沿海水师按段迎提护送，俾得飞驶赴津、及早交兑外，谨将海运漕粮全数放洋日期，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由驿五百里驰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筹解神机营饷京饷片 三月二十四日

再，臣承准总理衙门函开：“逆匪逼近畿辅，需饷浩繁，囑于库存款项量拨迳解神机营应用。”等因。臣与督臣自闻捻匪北窜之信，忧愤交集，当将援直湘、淮各军饷糈源源凑解，俾资迅速北行，业已不遗余力。神机营为拱卫根本之师，王大臣筹兵、筹饷备费经营，臣等尤应竭力设措，以期共济艰难。因于藩、道各库凑筹银七万两，又将各司关道应解固本京饷截至本年五月止，筹银三万五百两，共凑成十万五百两，即日委员搭装轮船，分别投解，以济急需。理合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请缓征邳州等处钱粮疏

奏为查明邳州、海州、沭阳等三州县同治六年冬间续被捻扰，地方应征钱粮恳恩分别缓征，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同治六年八、九月间，捻匪窜入徐州府属之宿迁县，海州并所属之沭阳、赣榆等县均被蹂躏，业将被扰村庄应征钱粮汇案奏奉恩旨，分别蠲缓。其时徐、海等属捻氛尚未尽退，当经臣等随折声明，另行查办在案。迨后扰及徐州府属之邳州，回窜海州、沭阳一带，肆行焚掠。复据各该州县先后禀报查办，即经批飭江宁藩司移行该管道、府、州确勘，专案详办去后。兹据江宁藩司李宗羲、江安粮道王大经会详称：“据该管道、府、州暨即委各员层递勘覆，邳州东北乡附沿沂河一带之小沂、陶合、荆邑、龙池、赵家庄、三岔、杜家庄，并近城之泇口等八社，界连宿迁及山东省郯城、兰山等县，六年冬间捻逆猝至，均被焚掠，在田晚稻并被

抢割,情形较重。又海州西乡之青伊镇,捻匪复往窜扰,庄村焚掠殆尽,民情疾苦。又沭阳县北乡之贤官亭、上东保、上西保、中保、华冲镇、汉坊镇、东流下保、上保、东北乡韩山,又三保等处,捻逆于六年十月内复由海州阑入,焚烧掳掠,民情实形困苦。以上三州县被捻窜扰地方,由司会道详加体察,俱系实在情形。”详请将应征钱粮奏恳缓征前来。

臣等伏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邳州小沂等八社、海州青伊镇、沭阳县贤官亭等保应征同治六年上下忙地漕、屯折、扛脚、正杂钱粮及学租、河租、商税、牙杂等税,杂办、正耗折征、漕价摊征、河工等项银两,漕、南、行、赠等项米石,以及同治七年上忙新赋,一并缓至同治七年秋成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除先咨明户部查核,并飭查造缓征银米各数清册另行详咨外,理合会同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七年闰四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曾国藩、丁日昌奏查明被扰地方应征钱粮请分别缓征一折,江苏邳州等州县上年被捻匪窜扰,民情困苦,若将应征钱粮照常征收,民力实有未逮。加恩着照所请,所有邳州小沂等八社、海州青伊镇、沭阳县贤官亭等保,应征同治六年上下忙地漕、屯折、扛脚、正杂钱粮及学租、河租、商税、牙杂等税,杂办、正耗折征、漕价摊征、河工等项银两,漕、南、行、赠等项米石,及同治七年上忙新赋,着一并缓至同治七年秋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该督抚即刊刻誊黄,遍行晓谕,务使实惠均沾,毋任吏胥舞弊,用副轸念民艰至意。该部知道,钦此。”

请广海门厅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六日

奏为查明海门厅绅民续捐军饷银数,请加广文武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各省捐输军饷银款,节经部议核准,除本身给予奖叙外,每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者,准广文武学额各一名。倘捐数较多,仍不得浮于原额,准其递行推展。如捐至一万两者,准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一名,以十名为限,并于积捐总数外,查明请奖原案捐生姓名、银数,逐细声叙各等因,历经遵办在案。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详称:“海门厅绅民咸丰十年以前捐输军饷,业于同治三年份奏准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二名。今于同治元、二、四等年续又捐缴各营军米等项共合银二万三千五百七十一两零,均经解收清楚,分别汇案奏请给奖。又上两次广额案内,余剩银八百九十五两零,总共计银二万四千四百六十七两零。该厅原额取进文学四名、武学二名,前已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二名,今请以银二万两,再加文学永远定额二名;以银四千两,推广文学一次学额二名。其武学定额,前次已照原额加广二名,此次未便再广永远定额,应请照江都、甘泉二县武学另行计数递广一次学额之案,以银二万四千两推广一次武学额十二名,分作二次取进,均未浮于原额。应自奉部复准后,遇考分别加广。余银四百六十七两零归入续捐并计。”等情。由司查验捐解批回相符,转造捐户姓名请奖银数清册,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海门厅文学永远定额二名、一次学额二名、武学一次学额十二名,均俟奉准后遇考分别加广,以示鼓励。

除将送到清册分咨户、礼、兵三部查核外,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苏学政臣童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绅富续捐请奖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上海各帮及各属绅富续有捐缴军饷，现飭查催履历，恳恩照案给予奖叙，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于同治二年冬，前升抚臣李鸿章调派各路劲旅克复苏州省城，维时军中需饷甚迫，新复地方费用浩繁，又税捐，又正口，支绌万分，无〔从〕筹拨，因念各属绅富及各省商民群聚上海，当经派员设局劝捐，有成数即行分别奏奖。旋因金陵围军，饷糈支绌，复经臣曾国藩飭令并案劝捐分解。即据局员具禀，上海各帮绅富已捐银二十一万余两，陆续批解济用。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会同前护抚臣刘郇膏奏准，查照咸丰十年沪城防剿由绅富捐饷成案给奖。业将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奖叙之捐户杨典训等一百十四员名作为头卯请奖，造册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核具奏，声明已捐二十一万余两之后，复有续捐，应行请奖若干，分别查催，另行办理。经部核准咨覆：“请奖银数已满二十一万余两之后，如再有续捐，应令将办理捐输及作何动用缘由，专折奏明，以凭核办。”等因。行司移行遵照，各在案。

伏查此案绅富捐款，当时需饷孔迫，委员设局分劝在沪各帮及各属绅富，先行书定，陆续缴解，拨充军饷。所有上海各帮绅富先据缴解银二十一万余两，旋经分别催劝，又据续捐银二万九千余两。先后核计，上海各帮绅富共捐银二十三万九千四百九十三两八钱七分一厘。此外尚有南汇、奉贤、宝山、川沙、崇明等厅县绅富陆续捐缴，共银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连上海各帮绅富缴款，统共收捐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两六钱八分三厘。内除杨宝镛捐银一万两，先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专案请奖，杨典训等捐户一十三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奏请给奖，由部核准外，计有未奖捐银十二万六千六百六十七两六钱八分三厘，自应照案一体汇案给奖，以免向隅。所捐银两，均已陆续解充军饷，统归军需案内造报。据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分发尽先补用道蒯德标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所有该绅富等续有捐缴助饷银两，合无仰恳圣恩俯准，查照成案一体给奖，以示鼓励。

除飭查催履历、造册详奏，一面将报捐封典职衔、翎枝、贡监生各员，照案填给部颁空白执照，其报捐实职各员仍俟捐案由部核准给照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请广丹徒县捐饷学额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查明镇江府属之丹徒县绅民捐输军饷银数，请加广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钦奉上谕：“御史丁绍周奏：‘苏省捐输未尽给奖，请飭催迅速查明具奏，并按照奏定章程将应广学额请旨办理。’等语。著详细查明，分别办理等因。钦此。”奉经查明，镇江府城各绅富咸丰十年以前捐输军饷，有卷册印收可稽、尚未请奖者，共钱二十二万一千余串，由前署抚臣郭柏荫会折奏请造册给奖，并加广中额学额。奉旨：“著照所请，该部知道。钦此。”业将各捐户指请奖叙官阶，陆续造册咨部给奖在案。兹据署苏州布政

使杜文澜详称：“前项捐输军饷内，除外籍绅商所捐不计外，实在籍隶镇江府属丹徒县绅民，共捐钱一十三万六千余串，合银八万五千余两。查该县原额进文学二十五名，武学十五名，前已加广文武学永远定额各十名，此次未便再加定额，应请照‘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推广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之案，以银八万四千两，推广丹徒县学一次文武学额各四十二名。自奉准后遇考为始，文学分二次取进，武学分三次取进，均未浮于原额。余银一千〔余〕两归入续捐并计。”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复查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丹徒县文武一次学额各四十二名，均于奉准后考试为始，文学分二次取进，武学分三次取进，以昭激劝。除咨明户、礼、兵三部，并飭司取造捐户银数、请奖年月细册，另行咨部查核外，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苏学政臣童华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会试盘费循例给发疏 四月十九日

奏为江苏省赴京会试文武举人应领盘费，恳恩于地丁项下按例定银数照旧给发，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赴京会试文武举人应领盘费银两，向由江宁、苏州两藩司以各州县编征本款按三年一届统计验派，嗣于咸丰七年筹拨京饷案内，经部臣会议奏令暂行停止，历科遵照在案。

惟是江苏省兵燹以后，各举人倍形寒苦，入都会试，资斧难筹。今届又值北路逆氛未靖，非守候需时，即绕道行走，公车北上，路费倍于往昔。贫士膏秣无资，往往因而裹足。伏念我国家求才养士，首重甲科，际此军务初平，首在振兴文教，倘寒峻因旅费短缺，有阻观光之愿，殊不足以激励人材。是经臣丁日昌前于苏州藩司任内稟商臣曾国藩，酌定援照浙省奏准成案，按江苏省例定每名银八两七钱九分之数，奏请于地丁项下动支给发。当即移抄浙省成案，相符江苏省事同一律，应请援案将会试盘费，无论新旧科文武举人，每名照例定给银八两七钱九分，在江宁、苏州两藩司库地丁款内动支，并请免扣平余，仍由县开造名册赴司领给。将来总以奉到龙门点名入场册为凭。倘有临场回避者，亦准照给；如无故不到，仍飭县照数追还，俾归核实。所有各属额编本款，并请统归地丁解司收放。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会详请奏前来，臣等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于地丁项下动支文武举人会试盘费，按照例定银数逐名给发，以示体恤。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金匱县吴令等请摘顶片 四月十九日

再，州县审理词讼，或供词未确，或人证未齐，不能不将被告暂为管押。差役即因缘为奸，有人已提到而匿不禀明者，有官已省释而留难索费者，甚或原告串同差役，以“扭交”、“指交”为名，先将被告交差私押，随后再行具呈，以遂其拖累泄忿之计。官民隔膜，吏治日颓，亟

应从严查禁，以苏民困。臣在苏州藩司任内明定章程，通飭所属，将自理词讼、禁押人犯按月造册呈报，由司随时抽查，并飭各州县特设大粉牌一面，悬挂衙署头门之外，将管押人犯姓名于牌上逐一开列，注明某月日因某案管押字样。其讯释者，即于牌上开写某月日省释，或交保字样。若无管押人犯，亦即据实书明，使民间共见共闻，差役无从舞弊。一面出示晓谕，如有其人被押而牌上无名，或牌上写明业已开释而尚未放回者，准家属喊禀，以凭查究。半年以来，私押之风为之尽绝。现在通飭江宁各属一律照办，惟恐苏属州县日久玩生，奉行不力，复经委派妥员密赴各县，认真稽查。顷据候补知县周光斗查出常州府属之金匱、宜兴、荆溪三县并未将羈候人证粉牌悬挂署前，难保非家丁、书役朋串私押，匿牌不挂，滋生弊端。兹据署藩、臬两司转据该管道府揭报前来，除札臬司将该三县门丁、经书提省究明，如有前项情弊，另行从严参办外，相应请旨，将署金匱县事、元和县知县吴政祥、署宜兴县知县陆鸿逵、署荆溪县知县张上德一并摘去顶戴，以示惩儆。

臣为整饬吏治起见，所有查参缘由，谨会同体仁阁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二 抚吴奏稿二

进呈江苏全省舆地图说疏

奏为遵旨绘造江苏全省舆图一律告成，恭折进呈仰祈圣鉴事。

窃前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开：“具奏沿海、沿边省分应令绘具地图一折，奉旨：‘依议，钦此。’抄奏行知办理。”等因。即经臣曾国藩将《长江全图》于委员绘造《安徽舆图》时一并绘成，恭折进呈。其《江苏省舆地全图》当经飭令两藩司遴委员（呈）董设局，条议章程格式，详细绘造去后，江藩司属被兵处所尚少，查办稍易措手。据候补知县唐翰题会同江淮等属各府、州、厅、县，往返参考，次第绘造，由散合总，共成地图四十三幅、图说四十三篇，于前年先行送交苏省舆图局存，俟汇齐转送。惟苏省郡县被兵殆遍，各邑志乘大半无存，即间有陈编可考，而东南廓清以来，事事更始，一切民聚之盛衰、山川之险易、水道之迁变、营汛之废兴，今昔既殊，事机亦异，非用割圜消息之法，按县实测，则株守故纸，谬误必多。先经札委试用知县沈宝禾等，前往各府、州、厅、县，按照管辖境址形胜，会同地方官绅详细履勘，参仿裴氏地图六体之法，逐处施以实量，用是程功既巨，为时亦久。臣丁日昌于上年在苏藩司任内，添委候补同知褚成绩、候补知县何绍章驻局经理，仍由臣督同各员暨董事金德鸿、李凤苞等分司赶办，勒限告成。并遵仿康熙、乾隆年间内颁格式，以李氏定本及《豫乘识小录》地图测绘诸法，山从占地平基推出积高实数，以折算磴道上下盘曲之路；水由地形之方斜高下，以辨其经流顺逆、支干分并之条；陆由城市通行大道及边隘堡镇四出之要，而一以人迹屈曲为据。诚以疆域之大，原不能一一身亲，然在一邑之间，凡夫山川道里、邮驿津梁，罔不攸关民瘼，如使究心指画，详求实用所宜，则知虚空鸟道之准绳，可以辨广轮而正疆界；知著地人迹之迂直，可以稽程限而定差徭；知地势之窪隆，可以为旱潦备；知堰坝之高下，可以时钟泄宣；知陂泽河港之并分，可以权商旅之盈虚、沟涂之利病；知汛地村镇之大小，可以察户口之繁简、守望之声援。凡此数者，皆地方官吏所宜讲求，而虑夫旧图不能详，亲历不能遍。今幸成此全省图说，上以供朝廷之采择，下以备州县之稽查，似于吏治民情大有裨益。

谨装成苏、松等属总散各图及《太湖全图》总共四十二幅、图说四十二篇、《北极道里表》一卷、《疆域表》一卷、《各府州干路清册》五卷、《海塘江岸黄浦太湖清册》三卷，汇为二篋，同送存江淮等属图说二篋，一并专弁赍送，恭呈御览。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遵旨提钱解津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奏为遵旨酌提制钱解津，谨将大概情形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户部奏请饬滨临江海各省解钱筹铜一折，前因铜斤缺乏，鼓铸当十大钱，原为一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不无流弊。近来市廛行使，暗中折减，于国用民生均有未便。惟欲规复圜法，必须筹备制钱。京师自通行大钱以来，所有制钱大都运往省外，若欲鼓铸新钱，又非一二年所能骤复。户部议令滨临江海各省筹解制钱，实为便捷之法。前经谭廷襄函商湖北督抚，拟于盐厘项下酌提制钱，由轮船运津，据称事属可行。外如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省，均有海船可通，各该省厘金较旺，自可一律提解。著曾国藩、郭柏荫、英〔桂〕、马新贻、瑞麟、蒋益澧、李翰章、何〔璟〕、刘坤一〔于〕各各盐卡、厘卡收款内，每年酌提制钱三十万串，由轮船装运天津，交崇厚择地严密收存，听候提用。酌提钱文，准照银价划抵应解京饷。其制钱一千合银若干及运脚若干，即著各该督抚迅速议定具奏。所提之钱务须年清年款，以两年为止，不准稍有短解。此项钱文即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不可稍有宣露，致令外来商民传播都城，有碍钱法，是为至要。其湖北施、宜等处向多铜矿，著该督抚仿属招商试办，酌抽矿税。试行有效，即筹款收买商铜，以裕鼓铸。并著妥议章程具奏。至滨海商贾向有贩运红铜、条铜等项，应如何招商收买之处，并著各该督抚、三口通商大臣妥速议奏等因。钦此。”当经转饬司道钦遵筹议。伏查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京师为首善之区，钱法尤民生所系，今因大钱相率折减，亟须调剂均平。臣等忝任疆圻，必应公同筹画。惟查制钱一项，苏省军兴以后，因滇铜采办维艰，业已停铸多年，现在市肆所有钱文，均系就地周转，散而不聚，亦鲜有徙而之他者。所收盐厘、货厘，虽以钱数入册，实则纹银与洋银两项折算者多，且拨充军饷等项，均系易银批解，是以民用未形不足。若遽以数十万串提运出省，则钱少价昂，小民衣食之需，势必渐臻腾贵，实亦不可不防。臣等往复筹商，窃以应解京饷以两淮、上海为最，且盐厘均在两淮，货厘半在上海，地之相去几及千里，分路筹出则不见其多，按季解交则不形其骤。拟由两淮运司、苏松太道本年各解钱十五万串，分作四季匀解。如钱款不敷，即由司关随时与厘局兑换，以免市侩居奇。至银钱市价低昂不一，现在每钱一千约易银六钱有零，将来起运时长落尚难预定。所有自沪至津轮船水脚、保险以及麻袋、绳索、捆扎辛工，每钱百千约需银六两有零，加以押运委员薪水、川资及到津驳运挑力等项，每次约银二百余两，其由两淮解至上海转解者，尚须加给水脚等项。应俟起解时分别给发，统在应解京饷项下开支，事竣汇计银数，核实造报，即以抵作奉拨京饷，另行奏咨。俟运足三十万串，如钱价不致过昂，民用亦无窒碍，仍当酌量情形接续起解，仰慰宸廑。如因运解过多，钱价骤增，即当奏明下年少解数成，期于中外通筹，无畸重畸轻之弊。此项钱文谨遵谕旨，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

至红铜、条铜，大半产自外洋，苏省从前鼓铸之时，系由官、民两商自备船只采办洋铜，现在东洋各货悉听泰西各国运行，铜商无利可图，以致华人望而却步。应如何招商收买、变通办理，已饬司道体察情形，确切筹计，俟办有眉目，再当另行核奏。

除饬司道将解钱日期呈报分咨外，合将遵办缘由恭折由驿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此案久拟覆奏,臣国藩因有会查海口之举,寄信与臣日昌面商定夺,顷臣国藩于初三日至苏州,初七日会查太湖,十一日同来上海议定一切,是以覆奏稍迟,合并声明。谨奏。

筹拨直饷并陈协拨甘饷情形疏 闰四月十四日

奏为奉拨直隶军饷,先行酌数筹济,并将近年协拨陕、甘军饷情形汇折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官文奏请饬各省协拨军饷一折,捻匪窜扰直境将及两月,各省官军云集,为数几及十万,虽饷需未必尽资于直省,而各军随带饷银用尽,即须由直省接济,粮米、柴草亦须筹备。直境上年被旱、被扰,民间盖藏空虚,购办之费较巨,亟应宽为储备。著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广东、福建各督抚,速于捐输盐厘并华洋关税项下,无论何款,每省各拨助饷银十万两,克期由海道轮船解赴天津,交崇厚验收,即由崇厚转解保定,交官文应用,以期迅速等因。钦此。”又奉三月二十八日寄谕:“穆图善奏请饬江南等省拨解甘饷各折片,览奏均悉。江南等省欠解甘饷甚多,著曾国藩、丁日昌将上年七月以前应拨甘饷如数迅解等因。钦此。”又奉四月初七日寄谕:“刘典奏请催原拨广东、江苏协饷各折片,陕省军务方殷,待饷孔亟,前经谕令闽海、粤海、江汉等关于四成洋税内,各按月拨解银一万两,又原拨广东、江苏两省协饷,按月一万两,乃广东等省拨解寥寥,设因饷需不继,兵勇哗溃,于大局甚有关系。江苏月协陕饷,著丁日昌就近派委道员胡光墉按月催领起运,并著曾国藩、瑞麟、丁日昌将前欠陕省协饷,迅即筹饷,如数分起补解,仍按月源源筹解,以资接济等因。钦此。”均经转行钦遵在案。

伏查捻氛窜扰直境,大兵云集,需饷浩繁,臣等忝膺疆寄,分应协力图维,以期饷足兵精,迅歼丑类。是以臣等正月间一闻捻匪北窜之信,即迅筹粮饷、军火,陆路由清江转运,水路由天津转运,源源运解,俾前敌淮、湘各营军士安心追剿。又筹银七万两,并提前预解固本京饷三万五百两,统计十万五百两,委员装搭轮船,迅速赴津,分别解交总理衙门、户部,转解神机营,俾资杯水之助。兹奉饬筹官文军饷,何敢稍有歧视?惟江苏自用兵以后,连年出款极巨,已成强弩之末。臣曾国藩、臣李鸿章先后统师北征,饷源皆取给于江苏。去年李鸿章剿平东捻任赖一股,所有军火、赏恤、转运各款,尤为繁重,盖缘道路愈远,征战愈苦,则费用愈繁。兼之提督刘松山一军向由江苏供支,自到直隶后,运费日增;漕臣张之万清淮一军,现调至黄河以北,亦由江苏协济;提督黄翼升淮扬水师一军,现调至张秋以北,亦由江苏支应。是现在直隶、山东剿贼之兵,大半出自江苏之饷,较之他省略供前敌之饷与全未供前敌之饷者,缓急情形迥不相同。加以本省旗、绿各营之兵饷,洋枪队及水师之勇粮,湖北霆、峻等营之协饷,款目浩繁,亦为各省所未有。江苏厘金昔年收数甚旺,近来轮船、夹板分我江海之利,华商本小利薄,逐渐停歇,税厘日形短绌。臣等久思将各局卡分别裁撤归并以苏商困,而支用太繁,未敢轻议更张。入款日减,出款反增,实属力尽筋疲,不敷周转。惟是畿辅需饷,无论如何为难,敢不稍竭微忱?臣等公同熟商,拟筹凑二万两,委员解赴天津,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验收转解。其余银两能否续解,仍俟察看前敌情形,再行酌量办理。

至江苏协甘军饷三万两,向在金陵厘捐拨解。同治六年四、五、六共三个月应协之饷,经臣国藩奏明,以一万两解陕西,以二万两解甘肃,早经报解清楚。七月以后,陕甘督臣左宗棠

因有洋商借款，在于江海关划抵，扣至十二月止，计借款十八万两，亦已抵解完竣。七年协甘之饷，每月以二万两解左宗棠军营，以一万两解穆图善军营。左营则解现银者三个月，抵借款者十个月；穆营则全解现银。臣国藩于上年十二月初三日、本年三月初五日两次奏明在案。刻下正、二、三、四等月业已解清，并无短欠。穆图善所称欠缺之处，或系未知上年协饷全归左营，本年协饷尚在途次乎？至刘典所奏江苏应协陕饷一万两，即系户部议复乔松年洋税折内所指之款。此项协陕万金，当初本无确定之案，是以臣国藩六年三月二十日奏拨陕饷，即在月协甘饷三万之内酌抽一万，解满三月即行停止。目下江苏支绌如此，即有额协定款，亦应奏明停解，况陕西本无定案，自应俟直隶肃清，准军渐撤，乃可另议协秦之法。

所有直隶、陕甘协饷分别筹办情形，谨合词恭折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移借闽局轮船委员带津片 闰四月十四日

再，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四月初七日奉上谕：“贼踪逼近海隅，恐有洋人勾结，暗济军火，著曾国藩、丁日昌迅即派员将上海捕盗轮船架炮配兵，星驶来津，交崇厚酌度派令巡查，严防海口等因。钦此。”即经转飭苏松太道应宝时遵办去后。

旋据该道禀称：“上海捕盗局内仅有天平、铁皮轮船两号，其铁皮一号船身本属短小，不过于内洋及长江等处护饷捕盗，向不能行驶外洋，现因损坏拆修，报竣尚需时日。至天平轮船，从前曾至天津，惟船身亦渐槽朽，气炉屡经挖补，故今春护漕仅在山东洋面以南，不敢驶赴北洋。据机器匠人声称，气炉残损过甚，只能勉强在内洋行走一二，若调赴天津，则石岛以北风浪迥异，一经搏击，即恐震裂，万一中途竟有疏虞，徒失一捕盗之船，而于津、沽仍无实济。”正在筹画间，适前署福建藩司周开锡因采办米石来沪，而陕甘转运委员、福建候补道胡光墉亦在沪中，该道与之论及此事，周开锡等以闽局之华福宝轮船现在上海，可以移用。该船均系中国管驾，并无洋人在内，惟炮械、水勇不甚全备，现添配开花炮六尊、洋枪一百杆，赶雇水勇五十名，即飭委福建候补同知沈应奎、黄维煊、闽浙水师尽先游击贝锦泉督带北上，听候调遣，约计闰四月十五日以前即可开行。该船所需煤炭、人工，抵津后距闽较远，未能随时接济，且时日久暂难必，应由三口通商大臣核给。拟俟配募齐全，先给水勇一月口粮同枪炮价值等项，均由周开锡筹垫，据实开报，仍由三口通商大臣给发还款等情，先后具禀前来。

臣等伏查苏省轮船现既不适于用，则闽省轮船自可移缓就急。该前司周开锡等不分畛域、通融移用，于大局不无裨补。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河运难复扩充海运情形疏^①

国家岁漕东南粟以实京师，转输之道有二：道光以前专行河运，道光以后河海兼运。迨经兵燹，河道阻浅，江浙之漕全归海运，历届办理，均无贻误，费轻运速，厥效甚巨。惟是

① 录自王延熙、王树敏辑《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光绪二十八年石印本）卷三四，户政类，漕运。

议者以事体重大,不敢轻议更张,明知河运之难复,又恐海运沙船之不敷,是以有漕省分虽有转输之忧,终切望洋之叹。非由朝廷定有画一章程,窃恐议河运者,但知胶守成章,而无扩充有济之效,年复一年,外间之议论日多,天庾之正供无益,不惟河运毫无把握,即海运亦将渐费经营。此微臣所以每一计及,不禁辗转彷徨而不能自己也。今请为综计得失而申明其说:

兵燹以来,有漕州县改折减耗,从前浮费一概裁汰,欲复河运,必须加费,小民计较锱铢,减漕之惠彼既习焉相安,骤议增加,蚩蚩者恐多疑虑。且流亡初复,正宜曲为休息拊循,似不宜多取以耗民气,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一也。近来帮船罕有存者,屯籍旗丁亦既涣散削耗,欲复河运,必须造船数千艘,招觅旗丁、水手数万辈,公私耗费无有纪极,当此官民交困之时,骤添巨款,从何筹拨?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二也。黄河北徙,运道久已失修,同治四年试行河运,回空之船因沿途淤塞,并无片帆南下。欲复河运,必须疏泉浚河,乃可蓄水济运,目下燕齐之间,元气未复,骤兴大役,供亿烦苛,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三也。

河运之不能遽复,情形固有如此,然而上海从前有沙船三四千号,故(运海){海运}无虞缺乏,今则减至四五百号,即苏浙漕粮尚且不敷周转,何能接济他省?此又海运之穷也。夫物无穷而不变,事因当时而制宜,臣又请将扩充海运之说而申言之:

夫沙船之所以日见少者,皆因夹板日见多之故。沙船、沙货皆有捐厘,而夹板无之,此其利息不如夹板也。沙船非顺风不能行驶,而夹板则旁风亦能开行,此其迅速不如夹板也。沙船有风涛之险,有盗贼之虞,而夹板则炮火齐全,船身坚固,皆无是虑,此其安稳不如夹板也。沙船之利初则为夹板所分,继且为夹板所夺,阅日既多,遂成废弃。自李鸿章裁减厘捐、曾国藩增加水脚后,沙船虽稍有转机,尚难全复元气,则以受疾之已深,积重之难返也。臣愚以为,为海运计,必须渐将沙船厘捐通盘筹画,酌量核减,以纾其气。沙船驶过五条沙之外,则可无虑盗贼,其余山以南、十漊以北,宜时派轮船、师船善为保护。运米至京之后,随验随收,俾周转可以迅速。是沙船无前者之害,即可与夹板中分三者之利,不数年间,元气可以徐复,此专就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天津、东卫等船,船身宽大,本可运漕,因与沙船稍有畛域之分,兼苦捐厘之重,年来到沪者遂复寥寥,似宜广示招徕,使有宾至如归之乐。若津、卫等船不日见其少,则米数亦不日嫌其多,此兼就似沙船而非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夹板皆系闽、广人所租赁者,闽、广人可租赁,则沪商亦可租赁,应即劝谕沪商,如沙船无利可图,即可改业夹板,载货之余,兼以运米。且上海、福建俱经陆续制造轮船,恒苦养船之资,若兼用轮船运米,则可以海运之水脚津贴轮船之经费,而运漕之卒亦可以为海防之师。即目前自制轮船尚不足敷,亦可租赁以辅之,此又举不与沙船相类而足以助沙船所不及者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

将来沙船元气渐复,船数必增,而又有津卫、夹板、火轮辅其不及,以济全局,海运当可无虞缺乏。惟有漕各省临江处所与天津收漕之处,似宜建设漕仓,随到随收,随收随运,然后内河、外海运米之船免致停泊稽留,可以辘轳输转。如是则各省全漕均可渐次起运,即偶尔偏灾,东南之粟亦可源源转运京师,以固根本,此百世之利也。至于各处所建漕仓,必须宽筹经费,优给薪水、工食,庶免刁难克扣,致以正供资中饱,此又不全关乎立法之善与不善矣。

密陈夹板试运情形片 五月十六日

再，此次由夹板试运米石抵津，原因沙船日见消乏，若俟不敷后再行改章，则夹板势将居奇，而海运更无把握，是以去年曾经奏请试办米三万石，如有窒碍难行，则当急图变计。倘运交可无贻误，则此后当以夹板之有余辅沙船之不足，并饬知海运委员办理。此起米石，但责成华商承揽，由华商转雇洋商夹板，抵津后委员但向华商验收干洁好米，一切交涉皆可不问，是以自兑运以至开行，尚无缪轍。

伏查河运停歇既久，欲图造船浚河，费重事繁，此时万难举办。若以海氛为虑，则由瓜口以至汉口，凡往时运船往来之处，皆今日轮船往来之处，江与海所虑正复相等。况此时中外恬绥，断无意外之虞。惟沙船自三四千号递减至三四百号，江河日下，其势终恐有减而无增。今春沙船几致短绌，经臣国藩咨商臣日昌，亲往上海筹度，始能勉应运。本年冬漕，若江浙年岁丰稔，米数计有增益，况京仓关系根本，储备尤宜多多益善，将来皖、楚、江西等省不能遽复河运，亦可以海运济其穷。现在夹板试运既无窒碍，则明年米数虽多，先尽沙船装载，如有不敷，仍有夹板以承其乏，可免有米无船之虑。但自苏至津，道里较远，本年夹板运米，在沪大端虽无缪轍，至津曲折究未深知。且天津栈房能否多储？驳船能否不误？尤须体察情形，未雨绸缪，明年续办方可循途守辙，有条不紊。合无仰恳天恩，密敕天津验米大臣就近访察夹板运米情形，熟筹覆奏，请旨遵行，庶免临事周张。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疏

奏为苏省征收钱漕，酌定刊发科则钱数告示，拟请永为定章，以期便民除弊，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

窃惟州县为亲民之官，必一言一动皆可使百姓共见共闻，内外既不隔阂，膏泽方可宣布。苏省田地科则多至二百有奇，业户只知田亩多寡，不知斗则重轻，每至征收地漕，书差据为利藪。又花户完纳银米，取资于巢谷卖丝，往往以所得之洋银钱文零星缴柜，书差阴持其柄，洋银可以短估，银价可以高抬，而且正供之外，尚可勒索串票脚费。小民之脂膏有限，书差之欲壑无穷，种种弊端，殊难枚举。

臣去年在苏藩司任内，曾经通饬各州、厅、县，于易知由单之外，刊刻简明告示，注明某都、某图科则几等，每银一两折钱若干，每米一石随耗几斗，不准淋尖踢斛，洋银每元时价若干，其册串纸张、书役辛饭一并注明，由官给发，不准丝毫需索，如有于告示所不载之外浮勒分文，准其控告。于开征前数日，将告示遍贴城乡，使愚夫愚妇一目了然，书差不能高下其手。并饬将示式通报查考，实足以杜积弊而禁欺朦。故上年收成虽未丰稔，完数尚称踊跃。本年上忙开征，访闻各州、厅、县张贴前项告示者固多，而匿示不贴者亦复不少，皆由此项告示一经到处张贴，则书差无所施其浮勒之技，是以从中阻挠，州、县不免为所摇惑。经臣督同苏藩司严饬各州县遵照举行，并一面密查，如系一时疏忽，先行记过；倘若有心玩误，即分别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撤参。仍恐各州县始勤终怠、日久玩生，合无仰恳圣慈，俯念此项简明告示系为杜绝浮收起见，准臣通飭苏省各州、厅、县，嗣后永为定章，庶穷乡僻壤长戴皇仁，而猾吏奸胥无从中饱矣。是否有当，谨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续拨军火委员解京片

再，臣前准总理衙门函开，捻匪近逼畿疆，神机营派出马步各队分赴要隘扼剿，需用军火为数更巨，嘱臣多多购办，设法由海道解送。当经饬知江海关道应宝时、军火局委员刘瑞芬等，购买洋枪一千五百杆、大铜帽一百万，又机器局自(置)[制]洋枪一百杆、火箭架一座、火箭二十杆，由轮船、夹板分装起解至京，投交在案。兹又据机器局委员冯焌光、沈保靖等禀称：“现经制就法式开花轻铜炮一十二尊、炮架一十二具、开花弹子一千个、兵枪一百杆、马枪二百杆、火箭一百杆、火箭架二座，其余应用物件一并制造齐全，开单呈候拨解。”等因。伏查捻匪现尚窜伏直东之交，开花轻车轮炮及仿制洋火箭等项，利于平原追逐，此时神机营派队出剿，相需尤亟。兹派委候补直隶州广元，仍由轮船解赴天津，转运至京，赴总理衙门投纳，听候拨解神机营应用。除咨会总理衙门照批验收及三口通商大臣转飭护解外，惟闻现在直东一带民团阻隔，转运艰难，合无仰恳圣恩，饬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于此项军火运解抵津时，迅飭地方官照料接护，庶期妥速。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捐输第二次请奖疏

奏为上海各帮绅富捐输军饷第二次据报履历各户，核明例案银数，恭折恳恩给奖，以昭激劝事。

窃于同治二年冬，经前升抚臣李鸿章调派各路劲旅进攻苏州，幸中外兵勇同心协力，随将省城克复。维时军中需饷甚迫，新复地方费用浩繁，而税捐又正支绌，无可筹拨。因念各属绅富及各省商民群聚上海，当经派员设局劝办，俟捐有成数，即行分别奏奖。旋因金陵围军饷需紧急，复经督臣曾国藩饬令并案劝捐分解。嗣据各帮绅富已捐银二十一万余两，即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会同前护抚臣刘郇膏具奏，查照咸丰十年上海绅富捐饷成案，恳恩俯准给奖。接准部复，经前护抚臣郭柏荫将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奖叙之杨典训等一百一十四员名，会核奏奖。并因此案捐款前此需饷孔迫，委员设局，分劝在沪各帮及各属绅富先行书定，陆续缴解，拨充军饷。所有上海各帮绅富，先据缴解银二十一万余两，嗣经分别催劝，又据续缴银二万九千余两，尚有南汇、奉贤、宝山、川沙、崇明等厅县绅富陆续捐缴，共银三万一千七百八十九两八钱一分二厘，连上海各帮捐缴，统共收银二十七万一千二百八十三两六钱八分三厘。内除杨宝镛捐银一万两，经前署督臣李鸿章专案请奖，杨典训等捐银一十三万四千六百六十六两，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作为头卯奏准给奖外，计有未奖捐银一十二万六千六百一十七两六钱八分三厘，自应照案一体给奖，以免向隅。复经臣会同臣曾国藩查照部议，先行具

奏，奉旨：“着照所请，户部知道。钦此。”兹据捐局将第二卯案内已据开报履历、指请实职等项捐生姚宝勋等一十五员名，计捐银一万六千八百三十五两；指请升衔等项捐员李清熙等一十三员名，计捐银六千一百二十九两；指请职衔等项捐员蔡敬熙等一百五十三员名，计捐银四万七千三百一十两。三共捐户一百八十一员名，计请奖银七万二千七十四两，造册送由署苏藩司杜文澜、苏松太道应宝时、捐局道员蒯德标，核明所捐银数及所请奖叙，均与例定银数及减折章程相符，转造司册，详请具奏等情前来。

臣查各捐户踊跃捐输，集成巨款，军饷赖以接济，洵属深明大义，自应照案先将据报履历各户分别给予奖叙，以示鼓励。谨核缮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给予奖励，俾昭激劝。所有收捐银两，均据陆续解充军饷，统俟汇案造报。至册内声明应补四成监生实银，应令另行专案造册核办。除将册折分别咨部，并飭捐局、司、道将此外未报履历各户查催，另行接续详办外，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报捐实职等项之姚宝勋等一十五员名应领执照，并请敕部即行由驿发苏转给。尚有李清熙等一十三员名，虽亦指捐升衔等项，惟前颁空白执照业已填竣，亦请敕部一体填照，颁发给执。其余报捐职衔等项之蔡敬熙等一百五十三员名，均经由外填给空白执照，截下照根，随册送部核对，合并陈明。谨奏。

丁为龙等殉难请恤片

奏，再各省殉难官弁士民，内而卿堂科道，外而督抚，如果见闻真确，均准据实奏请旌恤。兹查有广东潮州府丰顺县廩生丁为龙，游幕粤西，在署梧州府知府陈瑞芝署中襄办笔墨，咸丰六、七年间逆匪两次围攻梧州府城，丁为龙随同在城文武登陴固守，至数月之久。粮尽援绝，凡草根树皮及皮箱、鞋底之属，悉取煮食，饿死者日百十人，最后至裔割新死尸骸以充一饱。七年八月初十日，力竭城陷，丁为龙奋臂大呼，带勇巷战，手刃十余贼。逆匪刀矛攒刺，丁为龙受伤倒地，犹瞋目切齿、骂不绝声，被逆匪抉舌破腹，登时殒命。有勇丁在事目睹，后经逃出言之，犹为出涕。臣幼入蒙塾，曾从丁为龙读书，其死事情形知之甚确，不忍听其湮没。又臣在籍办理团练时，有勇目蔡德新，籍隶丰顺，忠勇过人。咸丰四年，逆匪吴忠恕窜扰潮州，蔡德新带勇解围，扼守东桥头，破贼立功，经前两广督臣叶名琛、前广东抚臣柏贵汇案保奏，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旨，以把总留营补用，并赏加千总衔。其子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在事出力，均经潮州镇道禀明督抚，赏给六品军功顶戴。至九年春间，逆匪攻扑嘉应州城，蔡德新奉调带勇赴援，二月十六日在嘉应城外剿贼阵亡，其子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胞侄蔡思创、蔡阿鸾、蔡阿连及所带勇丁共三百零九名，同时并命，无一生还，死事甚烈。该弁蔡德新经前督臣劳崇光汇入嘉应州阵亡官绅兵勇案内奏明请恤，十年五月十六日奉朱批：“尹绍伊等均著从优议恤，余著分别核议旌恤。钦此。”旋准兵部咨：“查蔡德新官职升衔系何年月日？在何案所得？行令报部再行核议。”迄今地方官尚未详请咨复。其蔡飞泉等或分案请恤，或尚未查办，不得而知。蔡德新之子、职员蔡鑑泉航海来苏，录呈节略，禀求转奏前来。事关激扬巨典，臣不敢壅于上闻，合无仰恳天恩，敕部将广东丰顺廩生丁为龙、千总衔广东候

补水师把总蔡德新、六品军功蔡飞泉、蔡龙泉、蔡清泉，均照阵亡例从优议恤，其同时阵亡之蔡思创等及勇丁三百零九名，并请敕下广东督抚转饬地方官逐一详查，于本籍昭忠祠设位祀，以彰忠节，出自鸿慈。

所有查明阵亡绅士、弁勇援例请恤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盛康捐田贍族片

再，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详：“据武进县详，据丁忧在籍盐运使銜、前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康呈称系常州府武进县人，故父原任浙江海宁州知州盛隆，秉性孝友，尤敦族谊，尝捐置义田以贍贫族，因常郡甫经收复，庄房尚未建造，不及报明举办，赍志以歿。今该道员祇遵遗命，建设庄祠一所，计屋三十余楹，将旧置续增贍族义田共一千二十二亩零，又祠墓祭田一百一十二亩零，统共田一千一百三十四亩零归入庄内，作为义田，偕胞弟同知銜、前署湖南沅江县知县盛赓，胞侄分发湖南补用知县兼袭云骑尉盛宇怀经理其事，岁收田租除完赋、祭扫、修葺祠屋外，余为族中贫寒读书应试及婚丧一切之用。伏查宋臣范仲淹曾置义田贍给贫族，载入志书，传流久远，虽嫡派子孙不得私卖。今该道员恪承先志，捐田贍族，不敢代故父邀请旌典，惟田既归公，若不陈明立案，恐致日久侵废。谨开具田号庄规各册，呈请奏咨立案，载入志书，不得擅卖，并照章颁给印贴，俾阖族得资周恤，义田赖以长存。”等情。转详请奏前来。

臣查该道员盛康遵承先志，捐田贍族，洵属敦睦可风。除飭苏藩司颁给印帖执守，俟纂修府、县志书时详晰载入，并将送到田号庄规各册咨送礼部查核外，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谨奏。

补换义国条约事竣疏

奏为补换义国原订条约事竣，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在苏藩司任内，接通商大臣曾国藩文开，同治六年九月二十日钦奉上谕：“著派丁日昌将上年与义大利亚国所立条约，妥为互换，钦此。”遵即驰赴上海，将奉发条约订期互换。适因该使臣骆通恩漏未携带原约，经臣变通酌办，另立凭单，先将用宝条约与之互换，所附洋文条约暂为拆下，留存苏松太道衙门，限该使于六个月内将原约取到上海，交苏松太道查对明确，即由该道与之补换，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于奏报事竣折内声明在案。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据义国领事官霍锦士申陈，奉本国骆使臣拆开，上年漏赍原约已由本国寄到，申请互换，并据声称骆使远在日本，委该领事申请如何办理。臣查道员本与领事平行，自可由上海道与之补换。惟此项条约上年原限六个月取到，现在因何逾期？未据声明，飭行苏松太道查复。旋据应宝时稟复，转据霍锦士复称，条约到上海时本未逾限，因骆使臣适在日本有事，往返商候，是以稍迟。臣念其迟延尚属有因，且为日无几，即飭苏松太道应宝时查照上年所立凭单，就近补换，以广圣朝怀柔之德。

兹据应宝时稟报，义国领事霍锦士、副领事葛治，邀同法国总领事白来尼、副领事狄隆，

于六月初八日同至上海道署，出视条约，确系五年九月所定汉、洋文原本，印押均齐。该道因将去年留下洋文条约与之互换，并照章犒以酒食。该领事霍锦士等无不感戴皇仁，欢欣鼓舞。惟洋文内译对有缮写舛错数处，虽该领事霍锦士自认错误，仍恐空言无据，经该道与白来尼、霍锦士三面议立凭单，以免日后翻异。该道于精密之中，能寓权变之义，办理尚为妥协。据将换到条约及另立凭单委员赍送前来。

伏查历办换约成案，系将条约税则正、副本校对无讹，照录一分，送由通商衙门发交关道，照录刊刻。惟上年换到正、副本，先由前署抚臣郭柏荫咨达总理衙门存查，此次应将补换原本，由臣照录汉文一分，咨请总理衙门将上年送存正、副本校对准确，递寄到苏，再行发刊。除补换条约原本另行委员赍送总理衙门查存外，所有现与义国补换条约缘由，谨会同五口通商大臣曾国藩恭折由驿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拨解神机营饷片

再，臣顷准总理衙门函开：“刻下捻匪尚未肃清，神机营饷项仍形支绌，嗣后无论何款，凡可通融接济，不拘数目，随时筹措，于军务大有裨益。”等因。伏查前因神机营需饷孔亟，臣会同督臣曾国藩督饬司道筹凑银七万两，委员由轮船解京投交，经臣附片奏明在案。现在前敌剿捻各营，如李鸿章所部全军、左宗棠部下之刘松山一军、督臣新调赴北之黄翼升一军，一切口粮、军火，皆系江苏一省独力供支，督臣曾国藩督筹后路，备费经营，不独本省旗、绿各营额饷以及善后各事兼顾未遑，即奉拨之部饷、协饷亦因之竭蹶不前。臣等焦急之余，倍加惶悚。兹值余捻未靖，王大臣既虑京营饷项之无措，又体念苏省供给之浩繁，嘱臣不拘数目，通融筹措，臣等义当竭力图维，何敢稍分畛域？谨商同督臣曾国藩，饬令署苏藩司杜文澜于藩库项下，无论何款，筹措银四万两，迅速解交总理衙门查收，转解神机营应用，以济急需。

谨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江属养廉抵捐各官生初次请奖疏

奏为江宁藩库欠放各官养廉抵作捐输，核明各官生报捐银数，恳恩分别给奖，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宁藩司所属文武各官例定养廉，向以司库耗羨抵支，不敷甚巨，全赖两淮协解盐规匣费为大宗。自军兴以来，盐务改章，规费无解，兼之地方蠲缓频仍，各属征解耗羨亦形短绌，以致养廉积欠不少。经前任藩司万启琛酌议，凡同治三年以前未放养廉，概作旧欠，拟请仿照军营欠饷部议报捐议叙章程，按照筹饷新例、现行常例，抵捐实职、虚衔、封典、翎枝、加级、纪录，并准推给亲友；其实职捐至不论双单月为止，不得指捐分发并各项班次。详经前抚臣李鸿章会同臣曾国藩附片奏奉谕旨允准，复经前代理藩司勒方铤议具收捐章程，咨部核复：“各官廉银既经奏准仿照军营欠饷例报捐，自应一律不减二成银数。”等因，转行遵办，并经咨部颁发空白执照，随时填用在案。即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开局，由司督饬委员刊刷廉票收

捐。嗣据各官请领前项旧欠廉银，凡遇司中无案可稽者，均即移行确查复司，按照应支实数填票给领，赴局抵捐。截至同治七年三月止，共计填发廉票银一拾万八千五百五两零，除另归支給养廉专案造报外，所有初次截数收捐廉票银两，共计捐生六百七十五名，陆续收回，填给养廉票银八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两零。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督同局员复加核算，均与原定银数相符，造具各捐生年貌、籍贯、履历清册，详请奏咨，分别奖叙前来。

臣查江藩司库耗羨支绌，欠放各官养廉已成巨款，今既抵作捐输报效，陈欠为之一清，相应恭恳圣恩俯准，分别给予奖叙。除造册咨外，所有册报虚衔、封典、贡监等项，已经由司填给部颁空白执照，其捐生李绶等二十四员名报捐实职、加级等项，谨缮具清单，恭呈御览，并请敕部填给执照，以示鼓励。理合会同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赣榆县等请摘顶片

再，词讼为小民身家所系，牧令必须随时清理，庶民隐得以上达，而狱讼不致滞积。臣国藩因江北民情好讼，徐海一带频年兵燹，积案尤多，竟有咸丰初年互控之案至今尚未审结者，商嘱臣日昌仿照江南办法，于本年三月间酌定月报章程，通飭所属将上控自理词讼案件及应禁、应押人犯，分造管、收、除、在四柱清册，逐件登注事由，按月申送。凡案之已、未办结者，声明如何断结，因何逾延；犯之已、未开释者，声明因何禁押，何时释放。并飭将禁押人数、释放月日，照册缮粉牌，悬诸县门，俾众目共睹，书差无由私押讹索。仍恐粉牌、月报与监押犯人实数不符，复经密派妥员分投查访虚实。其各府、州、县奉到上司文札，亦令按月开列汇报，声明何件已办、已复，何件未办、未复，上月未办之件归于下月补报。其已办之件，必须将办理情形说出条理归宿，然后准其开除。按月稽核，开除多者记功，积压多者记过。各属历经惩劝，尚能感发奋兴。惟查有署赣榆县知县张鸿声，屡催开列积案，辄以正在飭承查办等空言塞责。核查该县未结旧案，有七十余起之多，并有咸丰九年未结之案，记过已积至三次。又署碭山县知县郭觐球，延今半载，并未将词讼监押各四柱清册按月造送，屡次严催，若为弗闻弗见。该属又有饷鞘被窃之案，记过已积至二次。又桃源县知县曾惠，收管犯人实在数目，查与粉牌月报所列漏开林英早等十一名之多，并有月报已称释放，而粉牌仍然开列者，记过亦积至二次。除桃源县曾惠已因另案奏请参革外，相应奏明请旨，将署赣榆县事张鸿声、署碭山县事郭觐球先行摘去顶戴，一面由臣等飭司撤任，派员摘印接署，并确查有无贪酷劣迹，从严参办以儆效尤外，其余听断勤奋以及不能振作之员，再容汇案查核，随时分别举劾，俾资劝惩。臣等为整饬吏治起见，断不敢稍避劳怨，自干咎戾。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卷三 抚吴奏稿三

拿获枪匪员弁请奖疏 八月初八日

奏为遵旨查明拿获江浙枪船匪徒在事出力员弁，恳恩给奖，并将禁绝枪船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江浙交界地方，枪船匪徒聚众扰害，会拿首要各犯，申明正法，余党陆续解散一案，经前署抚臣郭柏荫专折奏报。嗣臣抵任，准吏部咨，内阁抄出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郭柏荫奏拿获枪船匪徒首要各犯、解散余党一折，江浙地方向有枪船匪徒，聚众抢掳，最为閭阎之害。经郭柏荫会同马新贻、李朝斌密派员弁，先行将著名首犯金幅、卜小二、卜长生擒获，讯明正法，并将悍党数十名一并拿获惩办，其余胁从概行解散。所有出力员弁，著准其择尤酌保数员，以示鼓励等因。钦此。”当经分别咨行钦遵。

伏查枪船匪徒为江、浙两省大害，卜小二父子啸聚江湖，稔恶多年，抢劫勒赎，无所不至。现经不烦兵力，而巨魁就擒，胁从解散，河道可渐期肃清。惟抢匪以枪船为窠穴，船不除则根株终未尽绝。浙江抚臣李瀚章亦谆谆以本源未清为虑，函商会同严办。现拟于苏、松、嘉、湖四府向有枪船来往之处，督饬府县编查水陆保甲，凡渔船、农船，均于户下注明，如再窝匿枪船，严以连坐之法。仍饬教官按期轮班下乡宣讲圣谕，使愚民逐渐弃邪归正，以清其源。至枪船无不备有军器，散则包赌贩私，聚则抢劫掳掠，而且行驶最速，故过客、文报皆用之。现在一面出示晓谕，酌定期限，无论水陆居民，如藏有枪炮军器，悉数呈缴，论斤给值，严加约束，不准差役藉端骚扰。专期器械之收清，不问原物之来历，逾限不缴者加以法。小民既免根追，又可稍变价值，似无疑虑。并饬此后官民人等，一概不准乘用枪船。其无军器者，勒定期限，准其改作农船。如仍有打造枪船式样者，严办工匠及雇造之人，并将该船锯截示众，以遏其流。各饬司、道转饬地方官，不分畛域，认真办理，庶江浙交界一劳永逸，不致复有枪船之患。除俟办有成效，会同浙江抚臣李瀚章另行奏报外，所有拿获枪匪出力员弁，兹准江南提臣李朝斌咨请保奖，复经臣行司分别核办，实属著有微劳，相应择尤酌议等差，缮具简明清单，恭呈御览。合无仰恳天恩俯准，给予奖叙，以示鼓励。

除浙省出力员弁业经升任抚臣马新贻奏保外，谨将拿获枪船匪徒出力员弁遵旨择尤保奖及现在办理情形，会同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臣曾国藩、江南提督臣李朝斌，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出省阅看海塘片 八月初八日

再，松江海塘关系苏、松各属田庐民命，向至八月大汛，潮势汹涌，塘工尤觉吃紧异常。臣于八月初四日驰往阅视，自八段以至十二段尚无他疑，惟四段、七段护土坦坡经风潮冲啮，全行倾卸，石塘孤露，时有陷动。现拟于二段新工完竣后，接续兴修。臣严飭在工委员钱宝清等认真办理，不得偷减克扣，一面谕该府县杨永杰、张泽仁轮流驻工督察，以免委员呼应不灵。臣即于初六日起程回省，一路田禾秀实，棉花长茂。据农民云：花、稻可望十分收成，为十数年未有之丰熟，足以仰慰圣廑。

所有臣出省前赴海塘阅看缘由，谨附片陈明，伏乞圣上训示。谨奏。

奏留督臣暂缓赴直疏 附片

奏为军务甫戢，遣勇四散，后患堪虞，吁恳天恩暂缓调任督臣赴直，以资镇抚，谨据绅士所呈转奏，仰祈圣鉴事。

窃准部咨，同治七年七月二十日奉上谕：“曾国藩著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著马新贻调补等因。钦此。”旋据苏绅冯桂芬、潘遵祈、潘曾玮暨举贡生监王炳等呈称：“窃惟募勇剿贼，聚易散难，往往贼平之后，逾时始能大定。溯自川、楚教匪以及道光辛丑洋务，无不如此。然未有如此次散勇十数万之多者，亦未有屡经大敌、摧坚陷阵，如此次各勇之强悍者。杀贼之时，惟恐其不强悍，而此时则转惟强悍之足患。现自四月间，长江一带业已劫案频闻，获案辄系散勇，而楚、鄂下至九江等处时有哥老会滋事之案，传闻亦是散勇勾结，虽经大吏随时戡定，然至今未绝根株。现在群捻荡平，降人尚待安插，而湘、淮十数万勇遣散在即，万一与哥老会及发、捻余众煽动啸聚，实足为地方大患。伏查督臣曾国藩督江多年，声震遐迩，隐然有‘老罟当道、貉子不过’之威，一切湘军无非旧部，止须坐镇从容，无事别求弹压，而该勇等畏威有素，自能弭患无形。新督臣公明廉正，固足以绥靖地方，而该勇视为非素所统辖之人，即难以阴消其桀骜不驯之气。伏恳代为吁请暂留督臣数月，藉资镇抚，一俟撤勇事竣，即行赴直，不独长江千里得庆波恬，其于大局所系殊非浅鲜。绅等为地方起见，不得不以攀辕卧辙之心，为曲突徙薪之计。”等词，呈请转奏前来。

臣查直隶为畿辅重地，且疆吏迁调，圣明自有权衡，原非士庶可参末议。惟该绅等所称撤勇必资统勇之重臣，其言亦不为无见。臣以事关大局，不敢壅于上闻，谨据情由驿四百里驰奏。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附片

再，曾国藩克复金陵以后，抚绥黎庶，筹办善后，整饬吏治，东南士民倚如磐石，特为安危，想已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今年四月，曾国藩偕臣同阅海洋，曾与臣言，以盛满为惧，欲求退息；又以未获趋觐阙廷，依恋不能自己。即马新贻抚浙数年，实惠及民，吴人早深来暮之思。今蒙圣恩措置量移，在曾国藩既遂咫尺瞻仰之忱，臣又得与马新贻共竭涓埃之报，仰见

宸衷衡鉴空平，臣民均深感服。惟长江数千里，上下空虚，从前散勇降众，多依附哥老会中，潜滋暗长，虽屡经整顿，仍复萌蘖未消。由鄂、皖而至苏州，皆国家形胜财赋之地，若无一统兵重臣镇抚其间，万一发、捻余匪与新旧散勇乘机煽动，若辈百战之余，势诚未可轻视。自古遣散兵勇、安插降人，皆难猝就贴然。惟江南克复以后，所散勇丁尚无他变，皆由皇太后、皇上智烛机先，预为布置，即以统辖之旧帅，散所部之旧卒，是以弭患无形，百姓实阴受其福。今中原肃清，曾国藩、李鸿章所部湘、淮各军又需大加遣撤，该勇丁大半游手好闲、无家可归，势必麇聚于长江上下，处置得宜，则虎狼可使驯伏；畏服无素，则狂犬亦致噬人。是此日长江之将帅，实关系全局之安危。畿疆为根本重地，应否俯如该绅等所请，暂留曾国藩数月，俟散勇事竣，再行北上？宸衷自有独断，非臣下所敢多渎。至彭玉麟驻扎之裕溪口，亦系长江紧要咽喉。该侍郎血性忠勇，不顾身家，水师多其旧部，现在尚未起程回籍，倘曾国藩万难暂留，可否仰乞天恩，饬令彭玉麟暂缓回籍，仍统水师驻扎裕溪口，庶中权扼隘有人，上下游尚可从容措理。臣受恩深重，既有刍蕘之见，不敢不直陈于圣主之前。是否有当，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协拨晋省防费疏 九月初二日

奏为江苏省饷需支绌，奉拨晋省防费难以协拨，恭折据实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准户部咨：“议复山西抚臣郑敦谨奏，晋省刻下四面设防，岁需防费约在一百七十八万，应解协饷不能不竭力筹措，正供不足，继以捐输，现虽奏准续办劝捐，无如不及从前三分之一，而防费数倍于前，拟请于军务已靖省份每月协济晋省数万等语。查军务已靖省分均有应解京饷、协饷，本难另拨，惟晋省连年办防，库款入不敷出，尚属实情。拟再令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四省，无论何款，每月各拨银一万两，即自本年七月起，按月源源起解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苏。

臣等伏查江苏省数年以来供应剿捻前敌诸军饷需，已属悉索殆尽。现又筹办撤勇经费，款无所出。是以经臣曾国藩拟向浙江等省暂时挪借银五十万两，于四个月以后陆续分别筹还，会折奏恳，已蒙天恩允准在案。是苏省饷需支绌情形，早邀圣明洞鉴。奉拨前项防费，臣等往返咨商，势实无从协拨。合无仰恳天恩俯准，敕部另行拨解，以免迟误。

除咨部查照外，所有晋省防费难以协拨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设局清理沙洲疏 九月初二日

奏为苏省各属淤生沙洲，素扰占争，久为民累，谨将设局清理、扩除积弊缘由恭折会陈，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各属滨江沿海新旧淤生沙洲，或属光滩，或能树艺，定例五年查丈一次。如有围垦已成熟田者，例应转则升科，征收银米。溯查乾隆四十二、八等年，历有转漕案。据嘉庆

十七年经前督臣百龄奏准,指沙升科,听民缴价承买。道光八年复经前抚臣陶澍以围沙恐碍江路,奏请将新淤一律归公,招佃征租。后于十三、十八两年先后奏改,仍准民间承买,均未奉部核准。咸丰七年,又经前督抚臣怡良、赵德辙会奏,准将新涨沙洲分别招买,其私垦隐赋之地,谕令据实首报、补纳钱粮,派员分属清查,酌施查丈。旋值军务孔棘,未及将详细章程奏办,亦未勘报升科。夫同一沙洲,招佃征租则系官田,听民承买则系民田,此二者部中未定案,外办亦无确章,间有收过承买价银,已随时归入兵饷动用,苏城失守之后,案卷无存。现准部咨,飭查江阴县解司地价银两一款,即系咸丰七年招买之价,克复后补解者。此沙洲历次查办,尚无定案之缘由也。

查江海淤生沙洲,原为天地自然之利,前准户部于预备江苏善后案内奏准,议令筑圩截坝,以禾麦补漕田之不足,以芦草供小民食用之需。经遵转飭查办,第洲之坍涨,竟非人力可施,腹里浅沙,并不能筑围种植,迨至增高继长,亦不能设法划除;即使围筑成田,与水道尚无阻碍。是以前抚臣陶澍先有招佃之请,终亦屡乞准民承买也。惟是各洲涨沙情形不同,有突涨,有接涨;新旧亦异,有老额,有新升。突涨者挺生波间,四无依附,易于勘丈;接涨者傍生老岸,界扯不明,难以抽查。老额则向完芦课册串可凭,间有围筑成田,止应转漕加赋;新升则系向未纳课之洲。咸丰七年查办之时,或已缴价,尚未升科;或已认买,并未缴价;更有隐匿不报、私自围筑者。此沙洲围筑形势及现应分别勘查情形也。

至于民间受累之处,其故不一。凡江海之洲,沙性靡常,往往东坍西涨,例应坍者报豁,涨者报升。乃民间遇有坍荒,每多隐匿不报,或因胥吏索费、无力报坍;或因愿赔虚粮,希图拨补;或因附近有沙,藉可罩占;更有原淤本少,报价转多,为后来强占地步。且兵燹之余,契据多经遗失,遂至强争刁告,涉讼不休,轻则荡产倾家,重则酿成人命。地方之书差、圩保利其轆轳,勒索诛求,并有棍徒盘踞沙洲,与胥役勾通,遇事生风,鱼肉良懦。故争洲之案无虑数千起之多,扰累斯民,莫此为甚!此沙洲积弊及洲民受累原委也。

臣丁日昌前在苏藩司任内,因督办户属田亩清粮,备知沙洲利弊,当即委员分投查访,严拿著名沙棍发府审办。正欲详请清理间,旋蒙圣恩擢任巡抚,函商臣曾国藩意见悉合,随即札飭江宁藩司李宗羲、署苏州藩司杜文澜,遴委江苏候補道倪宝璜,悉心筹议,详定于适中之江阴县城设立总局,分委妥员,按属设局。除有洲之崇明县自元明时题定“涨不增粮,坍不除赋”毋须清查外,因以苏属之丹徒、丹阳、武进、江阴、靖江、常熟、宝山,江属之海门、通州、如皋、泰兴、江都等十二厅、州、县各设一局,飭令会同印官亲诣各洲,逐加勘丈,将新涨田滩招买缴价,老额各业分别转重升科。时因江苏支应准、湘剿捻各军,饷项浩繁,司、关、运、道各库罗掘已空,查老额沙洲田腴课轻,兵燹以来久未照例转重,原拟分别差等,酌令捐缴补课钱文,易于清厘积弊之中略寓筹饷贍军之意。旋得捷报,捻匪一律荡平,臣等窃思,清理沙洲原以除弊安民为主,幸值逆氛尽扫,中原肃清,饷项既可稍松,民困必须亟恤。因复会商出示,老额概免补课,只须照章转重,专事勘丈清厘,以苏积困。现经另定章程,分作三等:一则老额洲地,飭令确定科则,应转重者即行转重;已坍没者勘丈准确,概请豁粮,严除报坍请豁之费;凡有契据执照各洲,一律免其补课。一则咸丰七年招买各案,澈底清查,如价已缴清,即为汇请升科;如认买未经缴价或缴未足数以及原报泥水草滩现已围筑成田者,均令分别补缴价课,一体升科。一则新涨各沙,未经招买,准其缴价,立时钉交;毋论垦占久远,概免追其花利,以示体恤。以上三层,皆令印委确切勘查造册,由

司分别给以执照，俾有管业之据，以除耗费之源。此清理沙洲初议补课助饷，旋因贼平改章，及现在办理情形也。

总之，天下无无弊之事，而沙洲尤为众弊之所归。欲举历年之积弊而澄之，非力除中饱不可；欲力除中饱，非严定赏罚不可。此次委员各项经费，均由司库于洲价本款动支，不使丝毫累及业户。该员董等如能实心实力，办有成效，尚拟仰乞天恩，分别奖励。（尚）〔倘〕仍有需索浮费，扰累闾阎，一经查访确实，拟即加等惩办，庶官吏奸民不敢轻于尝试，而积弊可期一清。其历来争洲控案积累已久，滋蔓纠缠几至无从着手。现饬有洲各属将控案一并造册报查，情重者提归沙洲总局，立予讯断，应治罪者解省究办；情轻者由印委查勘讯详，即将控案注销。自此次清理之后，不准再有欺凌罩占各种弊窦，以省讼源，庶书差无挑剔之端，沙民有息肩之日。臣等于此沙洲踌躇至久，现为定章查办，总期扫除积累，永断葛藤，赋税无亏，生民攸赖，以仰副圣朝惠爱黎元、奠安生业之至意。除俟勘查完竣再行分别具题并造册咨部核复外，合将办理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变通芦洲成例片 九月初二日

再，查沿江、沿海芦洲田地，三年一小丈，五年一大丈，坍则议豁，涨则议升，所以裕国课而便民生也。惟是沙洲之坍涨靡常，而三年、五年则为期太促，应升应豁之数本属无多，地方官不过届期循例因其旧籍加具册结而达之于部，是以往往后届之数较之前届如出〔一〕辙，即或间有应升、应豁者，亦只就洲民报案略为增删，或移东而补西，或改甲而换乙，其于国课实未尝有涓埃之益也。至于小民之累，则有不可胜穷者。每届大丈之时，必随丈征解核册、辛饭等款，名为“丈费”，内外上下书吏按股均分，地方官亦从而染指，以致层层驳诘，层层朘削。前丈之费未已，后丈之费又来，受累情形，笔舌难罄。前月有沙洲老民施恩溥等来臣丁日昌衙门控称，咸丰七年每亩花过丈费钱千余文，或数百文，小民之脂膏已竭，而书差之欲壑未盈等语，言之而泣，臣亦为之惻然。小民终岁勤动，而不得一宿之安、一餐之饱，宋臣苏轼所谓“欠户者，乃吏胥之食邑户”，臣等初疑其言过当，今观于沙民受书差讹索丈费之苦，则昔人所言诚不为过。溯查宁属自道光十六年后，二十一年、二十六年，咸丰元年、六年、十一年五届大丈，册结尚未详题，苏属大丈办至何年份为止，案卷毁失，无从稽考。现经臣等饬委候补道倪宝璜驻扎沙洲，将从前缪轲澈底清理，并严杜需索丈费，以苏民困。所有办理情形业经恭折陈明圣鉴。

惟是目前丈费虽除，而三年小丈、五年大丈之名犹在，将来一届丈期，终为民累。似应于成例之中，略为变通。伏查军需报销本定例也，同治三年钦奉特旨，免其报销。仰见朝廷不循具文，军士至今感入骨髓。且苏省减赋垂为定章，我皇太后、皇上轸恤穷黎，尚不惜蠲数十万维正之供，改数百年催科之则，况芦洲三年小丈、五年大丈，于国课无丝毫之益，于小民有邱山之累，尤未便任官吏因缘成例，滋其中饱。臣等查沙洲坍涨，数年一办，闾阎固多骚扰，若永远不办，则坍涨亦无可稽查。合无吁请天恩俯准，将沿江、沿海沙洲定为十五年一丈，届期地方官认真清理，不许稍有需索。如蒙俞允，可否敕下部臣核议，将各省沙洲一律照办，庶沙民休养生息，亟沐皇仁，民生日富，国计亦可日强矣。

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高梯请署徐海道疏

奏为徐海道员缺紧要，请旨仍以高梯试署，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徐海道李鸿裔升任江苏臬司，遗缺前经臣曾国藩会同臣张之万、前署抚臣郭柏荫汇折奏请，以候补道高梯补授。接准部咨“高梯由捐纳候选通判，历保道员，留于江苏补用，系未经赴部验看引见之员，并无案卷可稽。所请补授徐海道之处，核与章程不符，应毋庸议。仍令另择合例人员请补”等因。原应遵照办理，惟查徐海河务兵备道一缺，驻扎徐州，实为江苏北路重镇。前因捻匪滋蔓、军务吃紧之时，经臣等先行檄委高梯署理，一面奏请补授。该员自到任后，于吏治、民生、军务、转(通)[运]各事宜，认真经理，无不井井有条，且讲求水利，劝课农桑，教化愚蒙诸务，尤能悉心筹画。去年邳宿一带土匪猖獗，该道随时戡定，举重若轻。年余以来，徐海一带犷悍之风为之敛戢，洵属著有成效。现值北路肃清，所有剿捻各军皆移扎徐海一带，次第遣撤，该境又与东、皖、豫省各边境犬牙相错，地方尤为吃重，则抚辑尤须得人。臣等往复函商，踌躇再四，此时此地，实未可遽易生手。且查江苏此外候补道员，非人地不宜，即亦与例不符。该员高梯前次请候补案内，本已声明变通成例，为缺择人，现在人地实在相需，合无仰恳天恩俯准，仍以高梯试署徐海河务兵备道，实于地方一切政务大有裨益。嗣后不得援以为例。如蒙俞允，仍俟试署一年期满再请实授，并俟接准部覆，察看地方情形，如可暂离，即补行给咨，赴部验看引见，恭候钦定。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各属清理词讼择尤保奖疏

奏为江苏各属清理词讼渐有成效，拟请择尤奖励，以资观感，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惟州县与百姓之所以相维相系者，不过催科与抚字二端而已。然必抚字有方，而后催科得力；而抚字之中又有二端，不过教与养而已。然必能清理词讼，而后官民不致隔膜，教养始有端倪。此臣抚吴以来，所以以通上下之情、清积年之案为尤亟亟也。

江苏地大物博，讼狱本繁，兵燹以来，地方官筹饷筹兵，未遑兼顾，案牍以致日积日多，望而生畏。臣请略举年份之最远者数端：有咸丰三年兴化匪犯沈大等伙窃之案，延搁十余年未经审定者；有道光二十八年邳州遣犯程满沧、咸丰元年海门遣犯陆纪等，例限久满、仍淹禁在狱者；有咸丰三年邳州截留军犯张五，至同治六年尚未起解、在狱病故者；甚至有咸丰二、三年间钱债细故，积压至今尚未讯结者。图圉滞满，讼牍山积，往往罪名未定出入，人已瘵毙狱中，为暴为良，岂尚能起九原而问之？至于平常控案，拖累尤多。一人在押，一家不得休息；一票到乡，十家不得安枕。甚至有人被禁而官不知，案已结而票不销者。当衙斋宴息嬉笑之时，正草野颠连无告之日。牧令抚字无方，催科亦因之日形棘手，匪独势使之，抑亦理固然也。

臣莅任之初，以积案太繁，非挈领提纲，不能迎刃而解，于是札商藩、臬二司，以清理钱粮之法清理词讼。通飭各州县，将监押人犯、新旧词讼，分别管、收、除、在，设为四柱清册，登注收押、控告月日、事由，给票书差名姓，按月送臣及藩、臬衙门亲自稽核，开除多者记功，审结

少者记过。押犯则悬牌头门，使众目共睹；控审则革除浮费，使下情得通；结案则吊销差票，使讹索无由；自尽则严遏刁风，使图赖渐息。数月以来，牧令尚能认真振作，不致视为具文。综计苏属各厅、州、县新旧讼案，自去年五月通飭办理起，截至今年七月止，原案共八千起有奇，实在、审结、注销、息销者共七千七百零九起；宁属各州、县新旧讼案，自本年四月通飭办理起，至七月止，原案共七千起有奇，实在、审结、注销、息销者共五千零九起。旧案既免薪积，则新案自可逐渐廓清。除因循玩愒之州县业经随时恭折请旨，分别革休、摘顶外，其勤明奋勉、尤为振作者，若不酌加奖励，似无以使牧令相观而善、日起有功。所有各州、县结案尤多、循声懋著者，可否容臣择尤酌保数员，以资激劝？如蒙俞允，臣谨当会同督臣、督同藩、臬二司，开列清单，恭折奏保。是否有当，伏乞圣裁。

合将清理案拟请奖励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上海捐饷请广学额疏

奏为查明上海县绅民续捐军饷银数，请加广文武学额，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照各省捐输军饷银款，节经部议核准：“除本身给予奖叙外，每一厅、州、县捐银二千两者，准广文武一次学额各一名。倘捐数较多，仍不得浮于原额，准其递行推展，并于积捐总数外，查明请奖原案捐生姓名、银数，逐细声叙。”各等因。历经遵办在案。

兹据署苏州布政使杜文澜详称：“上海县绅民捐输军饷，前于同治五年经部核议奏准加广一次文学额二十八名、武学额十八名，分作两次取进，已于七年分举行科、岁两试，各加取文学十四名，是届岁试加取武学九名，尚余武学九名，留于下届岁试取进。今查上海县商船捐输助饷第一、二次请奖案内，籍隶该县捐户共捐银四万七千八百五十两，又上次广额余剩银二万九百一十九两零，两共银六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零。该县原额取进文学十四名，武学九名，应请以银五万六千两加广文学一次学额二十八名，于以后岁、科两试各加取十四名；又武学应请加一次学额十八名，俟前广武额取竣后，匀分两次加取。余银一万二千七百六十九两零，归入续捐，并计广额。”等情。由司取造捐户请奖银数清册，转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加广上海县一次文学额二十八名、武学额十八名，于以后举行岁、科等试，均分两次先后加广取进，以昭激劝。

除将送到清册分咨户、礼、兵三部查照外，谨会同两江总督臣马新贻、江苏学政臣童华，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同治三年前积案人犯免解省片

再，同治三年以前，江北各属未结积案，经漕臣张之万奏明照例解勘。旋准咨送前任漕臣吴棠任内未题命盗等案，均系由府审定未及核办之件，经臣于本年二月间奏请责成署臬司勒方铨将漕臣咨送积案饬取原卷，核明其情节无可更定者，由司查照原招，核明叙详请题。

其情节未能详明、声叙不尽妥协者，由司明晰指飭，并派员会同各州县提集犯证，讯取确供，送司核入原招办理，均免其解省；若犯供支离、情罪未洽，或亲属呈诉冤抑，或复审犯供翻异，则提省委审。并声明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不在漕臣咨送之内者，仍令迅速照例招解。奉旨允准，钦遵办理在案。数月以来，署臬司勒方铎督同首府局员等认真清理，计漕臣咨送未题命盗案件共计一百二十余起，现经详结一百四起，容俟一律完竣后另行奏报。

惟查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之案，不在漕臣咨送之列者，尚觉实繁有徒。人犯久已在监，案牍未经详报，事隔十数年，官经六七任，若仍照例辗转解省，犯供或有翻异，提责更觉株连。而且地隔千里，忽起解，忽发回，饥寒所迫，长途难免瘵毙之虞；水陆兼资，州县复多赔累之苦。与其拘牵文义，徒事因循，曷若永断葛藤，俾免淹滞？拟请仿照奏定章程，将同治三年以前未经解府审定之案、不在漕臣咨送之列者，责成该管道、府、州逐起提审明确，由司复核，详请题咨，人犯免其解省。其情罪未洽，或有亲属呈诉冤抑及道、府、州提审犯供翻异者，仍由司确加查核，详明提省审办，以免枉纵。经此次勒限清理之后，各州县如仍有隐匿迟误，自当从严参撤，以儆效尤。至同治四年以后未结各案，仍令照例解省勒办，以示限制。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购到机器派委解津片

再，同治四年夏间，臣于苏松太道任内商议设立机器厂，适通事唐国华有案，当谕飭捐办此厂，禀准前督臣李鸿章奏明逐渐扩充，并声明天津拱卫京畿，宜就厂中机器仿造一份，以备运津，一面由外购求添补。但器物繁重，非穷年累月不能成就，尚须宽以时日，庶免潦草塞责等因在案。

本年臣莅任后，准总理衙门函商，为未雨绸缪之计，即经亲至上海厂中，督商局员筹办。随据该局员苏松太道应宝时、选用知府沈保靖、补用知府冯煊光禀称，于五、六两月购到旗昌、祺记两洋行机器、汽炉、车床各件，每座机器所有配用杂具至少不下百数十件，必须逐一校合，编列字号，庶免彼此混杂。该局员等于购成后，即经运回厂内，飭令中外工匠详细考校，从新装配。其未齐之件，由厂中机器自行配制。现已配就车床、刨床、直锯及卷锅炉铁板机器共八座，听候拨解等情前来。伏查外国所恃以见强者，轮船、飞炮而已，而轮船、飞炮悉由机器制造而成。今江苏、福建各省均经陆续建设机器厂，天津为拱卫畿疆之地，闻通商大臣崇厚早有设厂制造之议，此次购制机器，虽非极大规模，较之上海初设厂时机器大略相仿，崇厚熟谙外国情形，将来源源增益，定可日臻美备。臣现择精要机器事件，派委候補知县龚宝琦，于十月初六日由轮船解赴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投纳，其余重大之件，拟俟明春冻开，由夹板再行解运。

除开折绘图咨送总理衙门并三口通商大臣查照外，理合附片陈明，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丹阳等县钱漕暂办抵征疏

奏为镇江府属丹阳等三县清丈田粮未竣，本年应征钱漕援案暂办抵征，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常州、镇江二府属之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五县，前因逆匪蹂躏最重，仰蒙恩准豁免同治四、五等年钱漕。迨届六年启征之期，复因民困未苏，清粮亦未蒞事，经前任督抚臣曾国藩等奏请暂缓启征，仍查明成熟田亩，酌收田捐，采买米石，搭运赴津，所余钱文留为地方水利、农桑之用。钦奉上谕：“所有江苏宜兴、荆溪、丹阳、金坛、溧阳等五县应征六年份钱漕，准其暂缓一年开征，以纾民力，余著照所议办理等因。钦此。”钦遵转行遵办在案。本年开征之际，叠饬赶紧清理田亩，设法启征。现据常州府属之宜兴、荆溪二县查明应征银米各数，造串开征，惟镇江府属之丹阳、金坛、溧阳三县被兵较久，创巨痛深，民间瘠苦情形前已觐缕奏陈，迄今元气未复，烟户萧条，兼之春间雨失调，夏秋复有水患，稻麦收成并歉，拮据殊甚于前。且该三县征册无存，额数全无考证，屡饬印委各员清丈田亩，经画沟涂，无如乡野荒废太多，工作过少，不特区图坵段未及剖明，即弓口科则之多寡重轻，亦至今尚难分晰，若令征收银米，窃恐科则紊乱，后患无穷。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酌议章程，请援照连界之江宁府属各县办理抵征，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丹阳、金坛、溧阳三县，与江宁府属犬牙相错，前被贼扰最重，本年收成歉薄，农民艰苦，委属实在情形。至于清理田粮，为征收银米根本，经界不正则粮赋不均。在常州府属宜、荆两邑，科则约略相同，本年业经饬令勉力启征，而阳、坛、溧三县则完粮等次太繁，图籍复无考证，若遽令启征银米，诚恐科则淆乱，百弊丛生，不足以顺舆情而重赋额。臣等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自应仿照连界之江宁府属抵征章程办理，除新垦荒田不计外，所有原垦熟田，不分银米，按亩折收钱文，以昭核实。三县科则轻重稍有区别，拟请将金坛、溧阳二县每亩征收钱二百文；丹阳县科则较轻，收成更薄，每漕田一亩约收钱一百六十文，洲田一亩酌收钱一百文，火耗、羨余一并在内，不准书差人等格外加索分文。所收之钱，除由各该县仿照江宁章程酌提办公经费外，其余悉数易银解司，以一半银两买米，随同正漕起运，运费等项悉于此内开支；尚余一半银两收入地丁，照例分别正耗，拨饷支用。仍饬将应征熟田由该管知府亲诣复查，务期悉数征收。并饬赶紧清粮，一俟丈量完毕，科则查明，即可按亩启征，以复旧制。似此权宜办理，银米均可供支，而裁除各种浮费，完缴便捷，实足下恤穷黎，且赋额得以从容清厘，永杜欺隐诸弊，似于国课民生两有神益。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江淮等属秋歉情形疏

奏为查明江淮等属各州、厅、县、卫本年秋禾被水、被旱，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情形，恭折奏恳恩施，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淮等属本年春夏之间迭遭大雨，湖河泛涨，低区秧苗被淹。迨至入伏以后，天久亢晴，高田又多受旱，嗣虽得雨，为时已迟，补救不及，以致被水、受旱情形不一，收成均属歉薄。节据各属先后禀报，当经批司移行该管道、府、州，委员会同确勘，据实禀办。兹据江宁布政使李宗羲详：“据该管道、府、州督饬印委各员逐细勘覆，江宁府属之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历年应征钱粮，前于克复省城案内钦奉恩旨，自同治四年起豁免三年。本年已届启征，因册案俱无，民卫不分，科则无考，且民间开垦田地，统计各县尚未过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半,其余招垦无主,依旧抛荒,钱粮尚难启征,是以仅将清出已经垦熟田地,详经前督臣曾国藩会折奏明,仿照皖省章程,权办抵征,钱漕并纳,每亩征钱,上忙先完三分之一,下忙连漕完纳三分之二。上忙已据各县征解全完,现当征收下忙,已垦成熟田地内因有被水、被旱、秋成失望者,农民枉费工本,倍形拮据,以致抵征下忙三分之二钱文无力完缴。又淮、扬等属之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并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坐落各县屯田,均系勘不成灾;江都县五台山等处,前因扎营筑垒,压废村庄,现仍荒芜;仪征县捺山坊、岳家山等处,营垒挖废、抛荒田亩,招徕业佃,大都无力开垦,间有垦种之区又因芜草根深,秧苗难以长发,复因秋旱失于滋培,所获微利不偿工本;扬州卫坐落该二县屯田,查勘情形相同,应征新旧钱粮请照例蠲缓。”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江淮等属各州、厅、县、卫本年秋收歉薄,勘不成灾及抛荒田地情形,已据该管道、府、州暨印委各员查勘明确,本年应征新旧钱粮,自应分别蠲缓。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将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等七县中之失收田地抵征下忙三分之二钱文免予征收;其未垦荒田,同江都县五台山等处、仪征县捺山坊、岳家山等处压废抛荒各漕田应征同治七年上下忙钱粮,仍请蠲免;扬州卫坐落江都、仪征二县屯田,随同民田一律办理;其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及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勘不成灾歉收田地,应征同治七年地丁等项钱粮,概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分作二年带征;该州、厅、县并卫屯漕及芦课、学租、湖河滩租、杂办、杂税、津贴增租、摊征河银,并徐州府属新滩、王平庄河工、出借籽种、口粮、新升地亩芦苇、牧马草场、复赋召变筹饷等款,以及抄案入官地亩错杂民田之内,俱照坐落地方一律分别查办。盐场灶地应听盐政衙门办理。淮扬等属减则芦苇田地并海州属一水一麦减则田地应征钱粮,请照历届成案一律缓征。至被歉各属无力贫民、贫军,应否酌借籽种、口粮,统俟来春察看情形办理。所有淮扬各属本年勘不成灾,并江宁府属未垦荒田及江都、仪征、扬州卫因兵压废抛荒田地,应征己巳年上忙新赋,均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察看情形再行启征。其成熟田地应征现年钱粮及江宁府属熟田抵征钱文,飭令照常征解。又,各州、县、卫未完同治六年熟田民欠钱粮,本年仍坐熟区,不得谓之积歉,仍应照常催输。历年未完灾熟民欠钱粮,凡坐落本年被歉之区,请一并缓至来年秋成后启征。此外不在歉区之成熟田地应征积年旧欠钱粮,均以民情拮据,纷纷请缓。查江宁藩司所属系积歉之区,户鲜盖藏,自军兴以后,团练捐输,在在均资民力,实系困苦倍常,本年秋成又仅中稔,再将新旧钱粮责令兼完,小民力有未逮。飭据该管道、府、州查系实在情形,由司体察无异,并恳圣恩俯准,将山阳、阜宁、清河、桃源、安东、盐城、高邮、泰州、东台、江都、甘泉、仪征、兴化、宝应、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邳州、宿迁、睢宁、海州、沐阳、赣榆、通州、泰兴、海门等二十八州、县、厅并淮安、大河、扬州、徐州四卫熟田项下民欠、军欠,咸丰十、十一年,同治元、二、三、四、五等年原缓、递缓灾熟旧欠,及同治六年歉田原缓灾熟各款银米,以及不在豁免案内之各年未完津贴增租银两,均请缓至同治八年秋成后,再行分别带征,以纾民力。再,阜宁、清河、桃源、宿迁、海州、沐阳、赣榆等七州县漕粮,向系民折官办,前于咸丰二年奏准毋庸官为买米,改征折色。本年各该州县被歉田地折征银两,请随同各属漕粮、漕项银米一体缓征,熟田仍旧征收报解。又苏州藩司所属之镇江卫坐

落泰州、江都、甘泉、泰兴等州县屯田，并请随同民田一律办理。此外如有未尽事宜，由江藩司另行详办，并令将各属补歉田地情形及缓征银米各数，核实造册，分案详请题咨。除将缓征漕粮各州县开具区、图、村、庄顷亩清单另行专折具奏外，所有江淮等属同治七年秋收被水、被旱、勘不成灾情形，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再，本年勘办秋歉，因江宁府属权办抵征，钱粮尚未定则，暂就清出熟田计算分数，辗转行查，是以稍稽。至苏、松等属钱粮，容俟专案奏办，合并陈明。谨奏。

扬州江海关常税免用红单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再准户部咨：“会议工科给事中福宽等奏裁撤税关册档易滋弊竇，是否仍循旧例一折，查该给事中所奏各节，核与闽海关仍照旧章填给红单奏案大略相同，所请部科印簿仍循旧例发填之处，应毋庸议。其工关收税一节，工部查各关收税均以红单为凭，共同商酌，请照户部议复闽海关咨请红单奏准成案，仍令各关填给，以符体制。同治七年九月初五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抄录原奏，飞咨遵照。”等因。当经转行遵照去后。旋据扬州、江海两关先后详复：“本年正月间奉行准户部咨，红单与商填等簿概行裁撤。当即另发执照，凡遇商货抵口，输税后逐一填写照内，给商收执，为别口查验之据，商人可免重征之累，货既不致偷漏，税亦仍有稽核。且该商等得免守候亲填，领照又为便捷，商情甚为悦服。若仍用红单，是奉裁未久，旋又更张，商贩既无所适从，胥吏恐从中滋弊。况一年而两易章程，不足以昭大信。现在税务、商情两无格碍，可否仍准填给执照，免其复用红单，详请核办。”等情。

臣查前准部议，奏令体察情形，照旧填用红单，系通行各关口之件，今据该两关详请仍用执照，自应周咨博采，斟酌得宜。即经飭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议详：“查部议填给红单，原因闽海关原咨内称恐有单货不符，难免偷漏夹带等弊。闽省已规复旧制，填给红单，是以通行各省关口一体仿办，以昭划一。惟地方情形各有不同，苏省各关自本正月间奉裁红单后，本有填写执照给商收执，为别口查验之据，并非漫无稽考。在商人既免守候重征之累，即货物亦无偷漏夹带之虞，税务有常，商情悦服，行之极为妥便。应如各该关所请，一律仍用执照，以顺商情而裕税课。”详请奏咨前来。

臣复查各关征收常税，原应恤商裕课，随时整饬，以杜弊混。此项填写单簿等件，诚如部咨，笔迹如出一手，其系商人亲填与否，无从查询，相沿已久，尽属虚文，徒为胥吏需索之具，转滋弊竇。且近来征收洋税，并未立有单簿名目，而所收税银日形畅旺，是收税之多寡不在单簿之有无，洵为洞见症结之论。今奉裁未久，若再更张，苏省与闽省地方情形不同，恐商贩观望不前，胥吏因而滋弊，似于榷务颇有窒碍。相应据实请旨，准其填用关照，免复红单，仍令将逐日征收税数于关期报满案内，造册咨部，以备稽考。除咨明户、工〔二〕部查照外，谨附片呈明，伏乞圣鉴。谨奏。

江海关拨菜工银两片 十一月二十四日

奏，再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十月初一日钦奉上谕：“菜工情形变更，由江海关拨

解洋税银十万两，著马新貽、丁日昌照数筹拨，克日起解，以重要工等因。钦此。”当经转行钦遵去后。兹据江海关道应宝时详称：“此项银两本应钉解现银，惟时值隆冬，正宵小窃发之时，且苏、豫交界地方游兵散勇络绎往来，解饷深恐贻误。因思解京饷项历由号商汇兑，系为道路梗阻起见，现在奉拨河工要需，情形相同，事关帑项，不得不格外慎重。随即飭据号商云称，河南贸易较少，汇银本难，且时近岁阑，恐年内不能上兑。经该关道以工需孔急，解款必须赶早到工，复飭同业各商从长计议。兹据议定，于今年冬来春分三期交兑。伏思奉拨银款原应提前赶解，惟现届严冬，水陆遥远，雨雪载途，风水阻滞，均所不免，与其解银仍难克期到工，不若汇票可免冒险。随于本年十一月初十等日，在关税项下动支库平银十万两发交该号商蔚盛长、日昇昌等收领，赶速汇兑赴豫。并取汇票飭委河南候补典史夏振嗣赏领，搭坐轮船取道汉口前往豫省，按期提取银两赴藩库投纳，听候东河督臣提解工次备用。”详请奏咨前来。

臣等伏查菜工前次奉拨准运司十四万两，业已分作三批全数起解，此次海关奉拨十万两，该关道因岁暮途遥，正值前途遣散勇丁之时，改解为汇，固免疏虞，惟票号因银数过多，时日过促，分作三期交工，未免稍延。除缮发咨批，由道转飭该号商，无论如何为难，总应设法提前交兑，勿稍延滞，并分咨东河督臣、河南抚臣查照外，合将江海关奉拨菜工银两交商汇解起程日期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卷四 抚吴奏稿四

苏属新垦田地酌免钱粮疏 附条款清单

奏为苏省克复后，荒废各项田地亟应设法招徕，飭令领认垦种，恳恩酌定年限，暂免钱粮，以裕额赋，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照江苏省苏、松、常、镇、太五府州属，兵燹以后清理各项田地，经臣丁日昌前在藩司任内查明，上海、宝山、靖江、崇明四县系完善之区，田粮清楚；又吴江、奉贤、南汇、川沙、武进、阳湖、无锡、太仓、镇洋、嘉定等十州、厅、县，查办清粮亦已完竣；其余各属缺额过多，户粮舛错，尚须复丈更正。并通飭确查坍塌、公占田地，照例请豁；荒废营垒、濠沟、坟房，分别暂免钱粮，设法劝垦招领，业将办理大概情形详经前署抚臣郭柏荫附片具奏，并飭司局转行遵照在案。

臣等伏查，吴民自遭锋镝，元气大伤，虽数年来休养抚循，渐有起色，而各项荒芜田地屡经剗切示谕，有主者劝令垦种，无主者招认承粮。臣去年曾清出已垦熟田一百六十余万亩，迄今一年之久，续报无几，皆因民力拮据，诚恐一经认种，收成尚未可知，粮赋即须完纳，徘徊却顾，裹足不前。且兵燹之后，人少田多，人少则顾此不免失彼，田多则并力难以兼营。又，久荒之田，工繁费重，工繁则舍其旧方能图其新，费重则计所入不能敷所出。是新垦之荒田，若欲与旧垦之熟田一律完粮，小民工本不敷，必致迁延观望。即使朝下惩办不垦之檄，暮下劝奖已垦之章，不过徒成条教之具文，无裨垦荒之实政。此所以年复一年，垦荒尚无大效，小民且有并其祖宗丘垄、执业房基弃而不顾者，非百姓之心过于愆然，实百姓之力有所未逮也。臣等反复筹思，新垦荒田若不酌定限期，暂免粮赋，徒事招徕，必仍无益。与其今日多一亩之荒废，将来即少一亩之钱粮，何如此时缓一年之催科，百姓即早一年之复业。所谓“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似宜统计熟筹，方可渐资生聚。先经督飭藩司再三筹酌，应即荒熟各项田数，委员分往查勘具复。

现据署苏州藩司杜文澜核计：“苏、松等五府、州属，据报原额田地等项共计二千四百六十万亩零，截至同治七年止，旧熟新垦共田一千八百六十五万二千余亩，计居原额十分中之七分五厘零，内除同治七年被淹复荒田亩，来年可冀成熟、另行勤办外，其余抛荒未垦，并坍塌缺额、营濠挖废、荒坟古墓、房屋废基等项田地，约计五百九十四万九千余亩，计居十分中之二分有余。”核议具详请奏前来。

臣等复加确查，除将苏省各属坍塌冲废、修塘取土、捐置义冢、军营、丛葬，及上海县添建